

4425

蕭連長

吳奚如著



[

MG
I2467
158

蕭 連 長

吳 奚 如 著

三 戶 圖 書 社 發 行



3 1774 7137 6

目次

蕭連長.....	(一)
殉難者.....	(二七)
中國的號手.....	(三五)
獻旗.....	(五二)
夜的洪流.....	(五九)
一個尋常的故事.....	(六五)

自序

這本集子取來包括九個短篇的，但出版前，「被略」了一篇，所以現在祇剩得這更加單薄的八篇了。八篇之中，有兩篇是未發表過的，其一是：中。底號手，其二是：一個尋常的故事，其餘的，會先後發表于新華日報，七月，文藝陣地，中學生等上面。

這單薄的集子，它竟佔去了我這三年間所寫的短篇中之最大部份，說來，可真算懺愧極了！

然而，我却又在感謝在南嶽工作一年中的餘暇。

沒有那餘暇，不但我底長篇第一階段寫不成，即這集子裏的一半數量的短篇小說，也將無法寫得出。

一九三八年春，我從華北到武漢以後，就成天忙着工作，工作，簡直沒有一點寫作的心情與機會。武漢退出以後

，這才將原來的繁忙的工作放下，有了充份餘暇的時間供自己支配，於是，我才一重整旗鼓，寫了些東西。

自然，這些東西，不見得是什麼好的作品，也不見得對於讀者有什麼感動的力量，祇不過自己又要到前方工作去了，爲了免致稿件遺失，不得不攙編成集，印製成書，作爲自己生活與創作過程中的里程碑而已！

是爲序。

癸如一九四〇，雙十節，于貴陽旅次。

蕭連長

當早晨的雲霧，籠罩着整個K嶺的時候，無邊的古老的森林，在乳白色的微風裏動盪，夾着瀟瀟溪泉和瀑布底飛鳴。掀起一陣陣林海底私語。鄱陽湖在東邊洶湧，揚子江在北邊怒騰，那聲音，彷彿是一陣陡立如山的海浪，就要朝這兒猛烈地沖打過來。

L江洞以前傳來的砲聲雖比黎明時稀疏了，但也還在斷斷續續地呼嘯着，聲音一有了間隔，倒反而比密射時格外顯得分明，洪大。山谷反應着長途的迴音，林木底枝葉唼唼地響着。雲霧也起了分裂摩擦的作用，將水氣迅速凝結起來，化爲一陣橫掃而過的雨點。

朝陽很難一下子曬乾山上的雲霧，往往陽光與雲霧互相糾纏，就顯出了金黃與銀白交相映射的奇觀。

等到陽光逐漸散盡了山峯底雲霧，祇是青翠的山谷間還凝聚着一條銀帶似的浮光，這時候，L江洞前面那座高高的山頭——標高一五八〇公尺。——忽然被發現是插上了一把日本軍底

太陽落了，同時，還傳來一陣相當猛烈的「喀喀喀喀」的機關槍聲音。

一片驚訝之聲，迅即傳遍在L江洞一帶中國軍底主陣地上。

「啊，我們的前進陣地失了！……」

「可是，守那裏的第八班底弟兄們，爲什麼沒有向主陣地乞援，也沒有向主陣地退却呢？」

「……」
「噤噤，或者……他們都被鬼子殺光了？……」

這之際，軍用電話底鈴聲急急地響了，扼守K嶺正面陣地的王營長，用着憤亂而蒼乾的聲音，在團長報告：

「報告團長！……我們的前進陣地……被敵人佔領了呀！……啊，守那裏的人嗎？……報告團長！……是第三連底第八班哪！啊，第三連底蕭連長嗎？……報告團長！……我還沒找到他。……我想……一定是臨陣脫逃了！」

雖是在耳機中，也可很清楚地聽見團長在大發雷霆：

王營長！……我命令你！……第一，馬上派人去把蕭連長抓回來！……第二，馬上派人去把前進陣地奪回來！……否則……要殺頭的啊！……聽清楚沒有？……你復誦一遍着！……對對，趕快照這樣去辦！」

這同樣的電話，打到師長那裏，又由師長打到保衛K嶺的最高指揮官那兒時，却另外加添了一點兒花樣，那花樣是：

「報告鈞座……那個臨陣脫逃的蕭連長，我已經把他抓回來，而且，已經槍斃了！……」

二

標高一五八〇公尺的山頭，在地形上說，實在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前進陣地，它伸出在主陣地之前一〇〇〇公尺，氣勢高拔峻峭，雄壯險要。山嶺巨石崢嶸，松杉繁密，最易陸蔽目標。兩側翼又是深隘，是懸崖，毫無敵情的顧慮。一道深凹窄狹的谷道。像羊腸，橫亘在它腳前。正對面二〇〇〇公尺外，有一座標高一二七五公尺的山頭，是日本軍從九江向K嶺進犯的前進陣地。但它較比低得多，受着中國軍前進陣地底火力控制。如果日本軍要冒險仰攻前進，即使衝鋒到達山脚，祇須從標高一五八〇公尺的山頭拋下些手榴彈，也可以將他們炸得血肉橫飛，永遠埋藏在那深深的山谷裏。

但扼守這險峻的前進陣地的第八連底弟兄，跟整個第三連底弟兄一樣，是新兵，沒有什麼作戰的經驗。他們進入陣地以後，開始各人站在那被雨水沖積得稀泥齊膝的「散兵坑」裏，

也規規矩矩地把身子緊貼在「銅牆」上。逐步徐徐托着「管座」上，眼睛專在地監視前方，並也互相說着玩兒。

「哈哈！……打仗啊！……打東洋人啊！……」

「我說那娘婆比的東洋人是末個樣子呀？……」

「是洋人，就是高鼻子的洋人嘛！……」

「不是高鼻子的那種，是另外一種灣腿子的貨！……他們還是我們的後裔哩。……聽說從前秦始皇想長生不老，派了些童男童女，過海去求仙方。可是，他們被一陣風吹打在一個島子上，永遠回不來了！……這樣，他們就成了家，生了孩子。……以後，慢慢的一代一代傳下去，就成了現在的東洋人！……」

「哈哈，他們如今忘了本，兒子打老子了！……」

末夏底太陽，還是火燒火辣的，他們底汗僵流個不停，腿子在濕氣裏泡了，感到了像香黃腫病似的酸痛，癢疾也傳染得很快，兩天來，他們祇吃到兩次乾飯，肚子裏的氣餒也不是好受。然而，一臨到晚上，雖是花腳蚊子，飛蠅蟻之類成羣的飛鳴，叮人，但山風却是涼悠悠的，給人吹來了沉靜的睡意。

於是，他們七嘴八舌地嚷起來了：

「哎呀，班長！……我們休息休息，小睡一下子吧！」

「對，對！……不管怎樣，我們真得要睡一下子啊！」

「哼，這種荒涼的山，又是黑漆的夜，敵人哪裏敢撲上來呢？……」

「壓他個娘！……就是死在頭上喊我，也要睡一覺了再說啊！」

「人是肉做的，不是鋼做的呀，班長！……」

班長是個極其熱心負責，可也是個極其欺心眼兒的人。開始，他對於弟兄們連罵帶叫地說：「警戒是疏忽得的嗎？這關係全軍底生死，是開得玩笑的嗎？」到後來，他在總總咕嘈而頑強的「湖南糧子」底面前，終於無法可想了，祇得鬆了口，說：「自然，我也不反對睡覺，睡覺，總可以恢復恢復精神的。不過，得派兩個人放哨，每兩點鐘換一次班。」

弟兄們高興了。大家立即從泥漿裏拔出腿子來在呵欠連天裏，匆匆忙忙把軍裝褲掛在樹枝上，儼然搭蓋了野營底帳幕。在這帳幕之下，兄弟們和着破爛糞臭，非黃非綠的軍衣，緊貼在地下軟綿綿的草上，手裏抱着像愛人那樣值錢的步槍，飛快地呼呼入睡了。

有的大約是已經夢見了那高頰骨，黃臉龐的老婆，或那還沒生牙齒，祇會吹唾沫的娃娃了。吧，分明在他們掛着黏魚涎的嘴角，在他們恬適焦黑的臉土，有味地波盪着一絲兒狡安的笑

痕。

樹影閃閃的點點星光，燈火盞一樣的飄忽無定，風帶來了蕪蕪底清香。夜是如此的美！

山溝間的流泉潺湲着，彷彿是一隊穿着童子軍服裝的女學生，在勞瘁他餉，唱着悅耳的催眠曲。

未幾，雲霧從地上升起，由淡薄轉入濃厚，終於給整個山岳披上了一道天鵝絨質料似的帷幕。

午夜以後，那兩個朝敵方警戒的哨兵，用一隻眼睛睜着黑暗裏前方的影物，用一隻眼睛死死地睜着班長留給的一隻不很準確，大而無當的電光馬鏢，以便記取換班的時間。可是久了，人過度的疲乏，或者那霧氣也有點兒昏昏沉沉，他們覺得眼皮不大靈活，是沉重而且酸澀了。夜是長的，但在這兒也是短的。雲霧更加低壓，夜氣更加涼爽，這已是接近快曉的時候了，陣地上是靜悄悄的。

忽然，山脚上彷彿有竹屢藤蘿難辨的影物在蠕動，那或許是雲霧底閃吧？或者就是山貓在爬動着枝藤。

它消失了，稍瞬，它又出現。

一個哨兵已睡覺夢到了，他睡好了槍，死死地凝視着，並以低聲警告另一個哨兵：

「山脚上好像有什麼響動！」

「他們……是來不……了……了……了！」另一個哨兵迷迷糊糊地回答着。

夜，依然是夢一般的沉靜。

但不久，那像雲霧底腳的東西，飛快地湧了上來，隨即猛烈爆發一陣喧轟：

「砰——卜通——」

「咯咯咯咯——」

這是步槍，輕機關槍，手榴彈底齊鳴，劃破了夜底垂幕；那迸射的火光，也播開了山間的

雲霧。

敵人舉行偷襲了。

哨兵立即開始還擊，但陡然被暮來的黑影子所紐結，腹部被插入了刺刃！

接着喊出像一些野獸咆哮的喊殺聲，震動着山谷。

於是，一羣從睡夢中驚醒的弟兄，感到了驚慌失措，但也胡亂地射擊起來。這樣抵抗了一

陣，結果，是差不多全被敵人殲滅！其中祇有一個弟兄——譚大光還算活出來！

他原是躺在班長底身邊，受領班長底命令，就地抵抗。他急迫而且胡亂地放了幾發子彈，

忽然間，覺着班長手裏的輕機關槍不響了，他用手去一摸，就被班長臉上流出的一般涼涼刺手的血液所驚倒！他立即感覺到：「呀，糟了！……我們的人死完了！」於是，他很神妙而不怕變地，順手抓住了班長遺下的那把輕機關槍，——這時，如果班長底屍體是輕一點，他也會一把抓回來的——趕快將身子一縮，像塊石頭，從山頂滾將下去！

就在這前一瞬間，敵人從槍彈底流光中發現了他，立即拋來一顆手榴彈，正落在他剛才站着的地方，猛發一陣火光，含着的就是鏗通一聲，將沙石和班長底屍體都炸到半空裏去了！

「噲，好危險！……」他在懸空的滾動中尖銳地叫了一聲。

當他底身子被攔阻在一處林崖底跟脚時，他站起身來，很想換回到本陣地去，可是，當他一想起他底上司——蕭連長，那對非常發紅的眼睛，他就胆怯而且戰抖了，他喃喃地說：

「噲，他會槍斃我的！……」

這樣，他像被獵人趕慌了的一隻失了窩穴的鹿，偶然蹣跚進一個崖洞裏去，連聲喘也不敢的，僵呆呆地坐着，彷彿可以坐它三年五載似的。

三

前進陣地被敵人佔領的時候，蕭連長正在巡查本連主陣地底左翼，他站在敵軍的圍擊線解

挖成的散兵坑裏，十分急促而且憤恨地對左翼陣地弟兄們，用潑潑火在緊急時喊叫的聲調講道：

「弟兄們！……守着這樣堅固險要的陣地，祇要大家沉着氣幹，哼，怕什麼呢，……就是跟日本人打一百年……也行的呀！……」

但他忽然發現了一處險穴，立即撲火了！他那雙眼常發紅，而且似乎可以辨別酒精的毒氣那眼裏，射出了火點，口裏白沫地叫罵着：

「你們這些豬惡的，狗壓的！……瞧，個裏——他用拳頭捶打戰壕底胸脯。」
「每兩公尺厚嗎？……擋得住砲彈底爆炸嗎？……呸，要不立刻跟老子彈些，老子……就給弟兄們這些藥子裝的！……還有，上面的偽裝也插得太少了！……」

大約拳頭捶打胸脯時，用勁太猛了，有點兒痛吧，他將手背放在那草蓆上擦擦汗蒸着着。

有一個嘴皮很厚很滿，樣子有點兒得意優氣的弟兄，首先拿起一把軍用的鐵把子鐵鍊，準備去挖土了。

還顯然使痛連受痛苦，他那怒氣未平的橢圓形的臉上，陸陸續續開了，他一隻手抽着那弟兄底肩膀，一隻手從褲子底口袋裏抓出一個鐵木的紙烟匣，大指姆猛一扳動烟匣底頂蓋，一根紙

烟就被裏面的彈簧彈出來半截，他將它伸到那弟兄底鼻子跟前，說：

「老弟，抽一級吧？」

「唔，謝謝你，連長！……不過，我好久就沒有嘗過這滋味了，嚇嚇，我要留著……等會兒慢慢地去抽它！……」

那弟兄像發了一筆橫財，用粗笨的指頭拈着紙烟，並將它珍重地送到耳朵上來着了。然而，就在這時候，一個傳令兵氣味喘喘地跑了來，匆匆行了個舉手禮，輪着巴巴地大聲嚷道：

「報告連長！……我們……那……那個……前進陣地……丟……丟……丟……丟……丟……」

蕭連長大吃一驚，像一隻決鬥的雄雞，就地一個箭步，跳到散兵壕上了。

「你說什麼？……我們的前進陣地丟了！……」

「看看看……那那那——」傳令兵底腮幫子鼓大了，口吃了，連連用手朝前方揮指著。

蕭連長順着傳令兵手指的地方望去，在雲霧消失的山頭，朗然可見一把太陽旗子插在自己的前進陣地上！

「第八班底人呢？」

「報告連長！……不曉得怎末樣的，沒有一個回來的！……」

「要是我落了……老子要殺死他們的！……」

蕭遠長氣噴而咆哮了，連連際着脚。他那臉上平日不大顯現的麻疤，現在是怪得顯顯發烏，他那蟹形的紅眼珠更加突出，大有崩出之虞。他底心飛快地恐怖着：「我要被上司殺死的，要不去搶回來的話！」於是，他緊急地從腰際抽出那桿打廿發子彈的駁完槍，威脅一切地揮動着，向他底部下吼道：

「第一排官兵立刻集合！……跟着我去……搶回前進陣地！……」

道瞬間，以一個從行伍出身，熬過了八年的苦鬥，滿身帶着傷巴，在統戰以後，幸而活着，不意地由排長昇到了連長的他，在這末緊急的關頭，想不到還得先去向營長報告和請示。他祇憑責任的直覺，滿腔的熱血，覺得應該機斷專行，立即去把前進陣地奪回來；因此，他被營長誤解為臨陣脫逃，而且被師長宣稱：他已經被抓回來槍斃了！

但還在軍法上已經處了死刑的他，還在活着，而且以急喊不消的瀏陽聲調，在宣佈反攻計劃。他底部下跟他攪久了，憑着一種習慣的聽法，是完全聽得清楚而且十分了解這位暴燥的連長底話語和意圖的。

「出發！——跑步前進！——」

他發下最後的命令，高揮着駁完槍。首先跑到前面去了。

緊跟在他後面的，是一個輕機鎗袖對手，一個觀測手，一個擲彈藥手，和一個每在敵機時從不離身的傳令兵。

其餘的弟兄們，在第一排劉排長底率領之下，步着他底後隊，像一條烏龍，很快地要入雲雨的山脚，逐漸消失了影跡。

四

依照蕭連長底作戰計劃，隊伍開始採蛇形隊形進入山脚，再成二線隊形，通過森林裏所蓋的幽藍道，向那被弟兄們戲呼爲「孕婦底大肚皮」的山腰前進。

山腰突出而疏朗，不但易於被敵人發覺，而且被控在敵人工底有效射程之內，剛一露邊，隊伍就以劉排長所在的一班爲基準，很快地向左右散開，構成了散兵線，每節前進。

他們的動作很迅速，很簡靜，依照蕭連長底指示，不到被敵人發覺，開始射擊時，是不准開槍的。

但劉兵線一突出山腰邊沿底視線，敵人工底輕機鎗和步槍同時射擊的聲音，像一陣冰雹，對他們迎頭猛壓下來。

「臥倒！——臥倒！——各散！」

指揮正國的劉排長，尖銳地喊着口令，跟着弟兄們對敵人連擊起來：

「齊……齊……齊……」

敵人底射擊技術，顯然是很準確的。那射來的彈藥，毫無地擊在弟兄們底左方，響起一陣陣沙土，迷霧着眼睛。

這時，黨連長所直接指揮的輕機關槍班，也開始射擊了。

「咯咯咯咯……」

原來，他率領的輕機關槍班，已經趕出在散兵陣底左前方，選好陣地，跟進了敵人底「火力點」，猛烈加以射擊，以便掩蔽散兵陣上的弟兄們前進。

他用臨射的姿態，靠近着輕機關槍班的手，在大聲喊着：

「彈着點向右偏差了！……朝左邊點！再！……好，快撤！……」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輕機關槍激烈地飛顯着閃電似的火舌，彈道捲着團形的煙霧，彈着點好像有了生命的散兵，死死地纏咬着敵人底「火力點」不放，使它甞起飛沙走石的烟霧。

在散兵陣上的劉排長，依據輕機關槍所指的方向，也就指揮弟兄們底「公尺」，向那一

處集中火力射擊，然後喊道：

「前進呀，弟兄們！……」

敵人不敢過份露頭瞄準了，射擊底效能有了一些，但他子彈底聲音，已不覺剛才那樣響而沉重，而是這樣碎碎而輕脆，這說明着他底彈着點是飄高落空了。

蕭運長興奮極了，他那對鮮紅的眼珠，突出得很高，而且飛騰着火花，他那臉土發烏的麻疤，像是快射時的花機關底頂筒，在冒烟了。

「張金寶！他對傳令兵喊叫着：『你趕快跑去跟劉排長說，……我命令他趕快採取『分班躍進！』……越過山腰底香梁去！……我這裏會用火力掩護他們的！……』」

「會兒，他看見散兵線上的弟兄們躍進了，他帶點兒安然意味的，從鼻孔裏大大噴出一股氣，然後對輕機關槍底射手說：

「噠，兄弟！……朝敵人那移動後的『火力點』……猛射……不要讓它抬頭……娘賣麻比個……」

弟兄們躍進的動作，顯然不十分熟練，他們有幾個不是取着刺明的姿態，將身子縮成弓形，對準事兒敵準了的，可以掩蔽身體的地方猛跳過去，却是腰桿挺得直直地跳着，而且互相碰擠在一道。於是，被敵人「齊射」的子彈，一條一條就撞斷了四五個！

蕭運長氣極了，額角上暴出了一陣透明的汗珠，他朝那邊威脅地揮動着駁殼槍，不覺他們

能不能聽得見，但也大聲呼號着：

「你們這批蠢豬！……是在打仗呢……還是在遊山景呀！……喂，你們底腰桿子跟腰桿子……是用扁担扎的嗎？……這……我說……要被敵人打死完的呀……」

忽然，敵人朝躍進的目標，用擲彈筒投射小型砲彈了！那聲音像打雷，山谷被它震盪着，森林被它扯裂着。那如雷的轟隆之聲響處，隨即可見一陣陣濃黑的烟雲和塵土，捲着弟兄們骨肉底殘片，成火柱形冲向天空！

每門炮的，敵人企圖用這威力來阻止那正在山腰底脊梁上躍進的弟兄們，因為弟兄們躍過了那兒，隔敵人佔領的陣地——山頭，不過五〇〇米遠，而且山腰以上，盡是隱密的林巒，可以掩護弟兄們大阻急連前進，接近敵人，投入衝鋒以白刃戰來解決最後的戰鬥！

濃黑的烟柱消散之後，蕭連長發覺另外一些應該跟蹤躍進的弟兄，沒有動作，他憤亂而焦灼了！他匆匆命令了輕機關槍班向前轉進後，就向散兵線跑去。

當他屹然不移的姿態，出現在弟兄們面前時，弟兄們都把緊壓在地下的頭舉起來了。

「怕什麼呢？……各個躍進啊！」他用破裂的喉喘吼道，有着無可侵犯的權威。

同時，他像一隻跳梁的貓子，先是緊縮着四肢，然後猛然躍出，擊落在一塊凸起的寶石發柱，又把繩頭架吼了一聲。

「弟兄們，跟着我來呀！」

弟兄們立刻毫無躊躇地先後躍進了。但其中有一個弟兄，在躍進時，又是把身子硬挺着，並且極其神經質地在開玩笑似的說：

「這大肚皮！……這鬼地方！……」

「你……你……會被敵人打死去的！……趕快把身幹縮低呀！……趕快……」

蕭連長底警告還沒說完，一顆子彈飛過來，正正地打在那個弟兄底鼻樑上，一剎那，那弟兄底身子因回力作用，——他底身子要衝向前，而子彈却要推他向後。——在空中搖幌了一下，就仰面倒下去了！他底臉被血染污，他底右腳踵還在地下抽筋似的蹬擦着，把草根也磨光了一塊！

兩方的槍聲更加變得密了，敵人的底擲彈筒投射出來的小型砲彈，那爆裂之音，夾在像放鞭炮的步槍底聲音中，簡直跟放火爆竹一樣！

但在蕭連長頑強的指揮之下，這還活着的十分之六的弟兄——二十一個人，都已經越過了危險的可怕的「孕婦底大肚皮」，湧入隱密的林崖，逐漸接近了敵人的陣地。

不管敵人的砲火怎樣猛烈，他已無法瞄準目標了。

「子！……一蕭連長喊叫着。『弟兄們！……現在隔敵人佔領的陣地，祇有兩百米遠了！』

……大家趕快喘過一口氣來了。就一個衝鋒打上去啊！……好，是男子漢……大丈夫，就得替國家民族……也就是替我們第三連……爭這口氣啊！」

三分鐘後，他們以狂風暴雨底氣勢，投入了衝鋒！

「衝呀！——」

「殺呀！——」

「活捉日本鬼子啊！——」

「砰砰砰……通通……刺……」

手榴彈發揮了驚人的威力，白刃底劈刺更使敵人胆寒。那廿多個敵人，最後掙扎了一陣，結局祇有八個活的，朝山下逃竄了。

敵人逃跑時是很惶亂的，不但遺下了屍身和武器，而且連那掛在樹梢上的太陽旗，也沒來得及取去。蕭連長叫人把它扯下來，另外掛上一面鮮耀燦爛的中華民國底國旗！

微風吹着，國旗驕耀而鎮定地在空中飄揚！

當用火力射壓着逃竄的殘敵時，那失守這個陣地的第八班底一個僅存的弟兄——譚六光，像從地底下鑽出來，幽靈，忽然出現了！他底左肩上揹着一支步槍，右肩上揹着一挺輕機關槍，搖搖幌幌地走着，眼睛遮沒在泥污的軍帽上。他躊躇地走近蕭連長底面前，發白的嘴唇顫動

「他這樣作了個結論：」

「他們都睡死了，祇有我一個人是醒着的！他……他們被打死以後，我獨自一個人還很很地跟敵人拚了一陣子，一直拚到最後一口氣。準備與陣地共存亡，但我又一想：「嗟，好漢不吃眼前虧。」這才退下來的……」

「嗯……你……你……」蕭連長贊許似的微笑着。

蕭連長於是指揮弟兄們清除戰場——埋葬屍身，收集勝利品等，及嚴密地配置了警戒以後，感到身子像一隻放了氣的皮球，疲勞而且飢渴。他蹣跚地走去坐在一蒼老的松樹下，面對戰後餘生的弟兄們。一面擰着衣上的汗水。一面說道：

「我們雖然把前進陣地丟了，但我們又把它搶回來了，……我想，總可以將功折罪的吧？……喂，傳令兵！你先跑回去向營長報告，我休息一會兒了再去！……」

這時，是午前八時卅分鐘，戰鬥經過的時間，祇有一點十分。

五

主陣地上，從營部接到團部的軍用電話，又在響叫了：

「報告團長！……我上次關於蕭連長的報告，有點兒誤會！……他並沒有臨陣脫逃呀！……」

……他本前陣陣地失守十分鐘後，就親自帶着第一排……去反攻了！……唔唔，是的，反攻得真勝利！……現在，前進陣地……又在我們手裏了！……」

團長將這幾報用電話轉報給旅長，旅長又轉報給師長，而師長底回答是：

「剛才……根據你們的報告，說蕭連長臨陣脫逃了，我覺得這責任太嚴重，『賑』不起，祇好向上面報告，說已經把蕭連長抓回來，而且，已經槍——斃——了！」

「可是，他現在實在還活着，而且，還把前進陣地……奪回來了呵！……唔，請下……這怎麼處置呢？……」

電話講到這兒，中斷了，顯然師長在加以考慮。一會兒，耳邊聽得師長明朗的聲音，又響在旅長底耳朵裏了：

「那……祇有根據已經向上面呈報在案的事實，槍斃他！……」

「報告師長！……這呀……這……啊，我想向師長求個情，成全成全他！……許他將功折罪吧……或者，就饒蕭連長離開這兒……好嗎？……這樣通權達變，我想也不致於被上面發覺的呀！……」

「這怎麼行！……我們既然對上面說報了一次，若再來一次，將來……被發覺了，……豈不是要叫我們底幾家嗎？……」

「那……那……那……」旅長底聲音哽結了。

「我告訴你——這是沒有法子可想的！……我們……別人……總之，我有我說不出來的苦衷啊！」師長說到「苦衷」二字時，聲音是十分沉重的。

「那末……那末……唔，我派人把蕭連長押解到師部……軍法處辦……辦好了！……」

「用不着啊！……就在你那兒執行好囉！……不過，你替我告訴他，他可算既「成功」，又「成仁」了！……再呢，問他有家屬沒有的？若有，把地址記下來，將來……我加厚地……發一筆撫恤金！……」

「我……我……不能這樣！……不能……」旅長底聲音帶點哭味兒了。

「你不服從命令嗎？……豈有此理！……」

師長可真發脾氣了，他將耳機重重地撥打在桌子上，於是，電話悠悠終止。

這之間，蕭連長從前進陣地回來，先跑到營部去作了一次口頭報告，其後就回到本連底指揮所裏來了。這道指揮所，是依據山地挖成的一個壘臺。靠近全連散兵線後端，其間有一道交通壕互相勾通着。

勤務兵爲了慶祝反珍勝利，給蕭連長準備了一頓在火線上罕見的豐富的早餐——一瓦酥滑饅頭，一碟紅辣椒，一瓶子米老酒。而且，已經很整齊地擺在一個方形的土堆子上了。

「喂，饒爺！……你這樣寫：關於敵進陣地底一處失守，原與……新兵沒有戰鬥經驗，被敵射擊隊擊斃，遭受敵人底偷襲！……」

蕭連長來不及進早餐，他依照營長再三的勸告和叮囑，詳細地跟師爺（文藝上士）口述這次戰鬥底前後經過，以便師爺筆記下來，作成書面報告。他親自拿去呈給團長，轉呈師長去。

但不意的，旅部底王副官到來了，一見面，王副官就匆匆而且板板地對他說：

「呢，蕭連長！……旅長有事請你到旅部要去走一轉！……」

這王副官，平日是個極其活潑有趣的人物，像一隻閩南中人所優養的貓子那樣討人的歡喜。對於全族的任何一個同僚，他都是滿面喜風，跟同僚們談話時，老是滿口的：「嚇嚇，您老大哥，我小弟兄嘛！」並且高興的拍拍對方底肩膀。可是，今天他對蕭連長的神色却很反常，變得深沉嚴肅了。他底眼睛彷彿有什麼愧怍，在盡量迴避蕭連長。

蕭連長分明感到了某種的驚異，問道：

「啊，王副官！……請問：旅長傳見我……有什麼事情嗎？……」

「我不知道！」是一句冰冷的答詞。

「上面還會處罰我不，你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王副官底小生型的臉上微微掠過一絲兒苦笑。

「好，好，我們去吧！」蕭連長折過身去，帶着生氣的神氣說。

「啊，連長！……你恰干（吃過）早飯了再去不遲呀！蕭連長的勤勞兵在他臨行時說。

他以使別人可以覺察出來的一種不祥之兆的聲調，回答勤勞兵道：

「我這恰什麼早飯囉！……不要跟我留菜，你們都恰光了它！」

他去了。

在去旅部的路上，他跟王副官都各懷心事地走着，彼此一言不發。

天是晴朗的，太陽是火辣的，山谷間的雲霧已消散了。前線也沒有什麼槍砲聲傳來，樹枝

上的彈鳴可以很朗然的聽到。

遠近碧綠的山坳裏，葱蘢的杉竹松柏裏，那高聳着的一幢一幢逼去中外豪華之士避暑的別

墅，屋瓦玲瓏，金光閃閃，頗有點兒刺痛人底眼睛。

蕭連長忽然感到了一陣空虛的傷感！——是空漠與幻滅的啊！他底經常發紅的眼睛裡了一層

光，茫茫然四顧着，隨即低垂了頭，嘆了一口長氣。

他飛快地想起了許多紛亂而斷片的往事，其中有兩種較為久暫而明朗的影迹，在絞榨他底

靈魂，那便是他那一連上過去和現在，已死和現存的弟兄們底面貌，如此的親暱，如此的依戀

啊！另外，是他那在人世間唯一親屬的哥哥了，十年來各奔生活，不通音息，他還安好地在敵鄉當長工吧？想到這兒，他底手不安地摸索着口袋裏的一只皮匣，喃喃自語着：

「我應該跟他寄點錢去！……瞎瞎，他大我八歲，今年，已經四十五，老了啊！……」

好容易走到了旅部，——是在隱僻的山沟裏鑿成的一排石洞——他被留在外室裏，王副官差到右手一間小房裏請示旅長去了。

旅長獨自坐在房裏，頭埋在兩手裏，附在桌子上，似乎在打盹。

「報告！——」副官底聲音將他驚醒了。

「進來！」他茫然地舉起頭，說。

「已經把他帶來了，現在就……」副官悄悄地說。

旅長憂鬱氣質的臉，這時更深沉了，他呆呆地盯梢副官，全身起了一陣念劇的痙攣。半晌，他以一種打墜子發冷的聲音，說：

「好肥，……帶遠點！……」

副官立即以演默劇的姿態，從壁上取下一隻百郎擊手槍，拉開閘機，「拍嗒」一摩蓋子彈頂上紅鏢，轉身向門外走去了。

「轉來！」旅長突然病狂似的站起並喊了，

副官十分驚異地回轉身，默然望著旅長苦痛而躊躇的眼睛，在這樣的場合，他是不敢開口請示的。

「放走他！……一切由我繼承！……叫他把符號臂章留下！……不要回連部，也不要告訴第三個人！……但是要他化裝逃走……回家當老百姓去吧！……將來向師長呈報……祇說已經正法了！……」

旅長低眼睛覺得很緊，很費氣力地才說完了這些話。

「是……是……」副官肅然地垂着手，說，「旅長這樣作……是很仁慈的！……將來部屬們……都會感激的啊！……請示旅長，要不要把蕭連長喊進來……當面對他宣佈這個……」

「不！」旅長慨然地說，「免得彼此傷感！……他是我底老部下！……過去我當連長，他就在我手下當兵的……好，你去吧，叫他即刻就走！」

副官將手槍放還原處，很恭敬地向旅長行了個「室內敬禮」就跑到蕭連長那兒去了。

當他把這曲折的情形向蕭連長說明，並拿出一套便衣給蕭連長以後。蕭連長被感動得流出淚來，說：

「請你替我轉呈旅長，我……我……是不會忘恩負義的！……不過，我要違背他底吩咐，我決不回家當老百姓！……過去，參加了許多戰爭，我都未死，我底身子是還有用的！……今

天，祖國正需要我！……我就是改名換姓，當個新兵也好。……」

他與副官緊緊地握了一下手，就堅定朝往南昌的那條路走去了。

一九三九年，夏末，於南岳橋頭。

殉難者

汽車馳到七州底近郊，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在冬季，雖則再過個把鐘頭就要天黑，但如若司機員開足馬力，繼續前進，那末，今晚還可越過七州境界，安然到達桂林的。在那兒，我們將有一兩天的休息，足以拂去這半月來風塵僕僕的形迹。

然而，不巧，碰着了警報。

在飛機場附近，有一個哨兵挺直而莊嚴地站著，並用槍刺對着我們底汽車揮示着：

「停止！」

當司機員憤憤地煞住了車，那哨兵就以一口很純粹的廣西官話講道：

「喂，同志，停止前進！……放緊急警報了呀！……」

似乎對於我們這些匆匆的過客抱着歉疚，他點頭而且默笑着。

這時，四週一切人底活動停止了，一切聲音沉寂了。但在這沉寂之中，我們還似乎能感覺到那緊急警報的長嘯，剛剛掃過原野，遺留着餘音和恐怖；日本法西斯底毀滅人類的暴行，就要降臨了！

「我——我們又不在L州停車，讓我們經過去好哪嘛！」司機員烏脹着臉，樣子頗有點兒不耐煩似的，說。

「不行，戒嚴司令部有命令的嘛！」哨兵底頭擺了擺，很固執地回答道。

我跳下車，也去對那士兵交涉：「現在並沒有聽到敵機的聲音，我們底車子不是可以通過去嗎？」

「不過，呃，先生！無論如何，我是要遵守戒嚴令的啊！」哨兵用着很優越的氣派回答我，雖然他是很恭敬地立正了。

實在，這哨兵底態度太好了！——既莊嚴而又和藹，對於任務一點兒不含糊——，值得別人給他以尊敬。同時，他那瘦瘦的，黃黃的，充分刻劃着辛苦勤勞的痕迹的嘴臉，也像所有的善良而勇敢的士兵一樣，令人給予深切的同情。

「瞧吧，包你一停就是幾個鐘頭！……」

我們底司機員還在嘮叨着——他抱怨不能今晚趕到桂林去洗個澡，吃頓廣東館子了。但他又不能不服從哨兵底指揮，將車子開到旁邊一條作疏散車子用的小路上去，終於停止在山腳下有着樹林隱蔽的處所了。

我們大家都跳下車，準備去找個防空洞，把身子隱蔽起來。

恰在這時候，從這裏的雲端，傳來了一陣隱隱的嗚槍之聲。它隨着風向，時斷時續，若不忍着發覺，是不容易聽到的。

天空是暗淡的，夕陽躲在塊塊的白雲後面。地下平壩底閃爍，無數突起而孤峭的墨黑的山峯，像是戴着鋼盔的散兵羣；在沉着地拱漸着這柳江上的季夏的城廓——上州。

雲端裏傳來的嗚槍之聲，響得較為持續了，若據音測，應在二十華里以內。

在廣西，山是很多的。牠由水層岩所組織，不但石質堅固，而且空洞多，天然給人們作防空用的。

我們就近找到了一個山洞子。

但當我們發覺這山洞子是靠近着傷兵醫院，我們很懊悔沒有預先作慎密的選擇，從過去的許多例子看，那些在雲霧裏打勦斗的「天皇兵勇士」，是很愛選擇傷兵醫院作目標，當作破壞榮譽的戰功。加以狂炸的！

洞口附近，幾處樹林底下，放着担架，上面躺着重傷和殘廢的士兵，——輕傷的，能够走動的士兵，已經擠滿了山洞。

一個身着灰色棉軍服的矮胖的女看護，很奮勁兒的在担架間跑來跑去，以致於頭髮都弄得很亂不堪了。

「弟兄們」，她急急地呼喊着。「閉着眼睛吧！……不要怕啊！他是……」

我祇能聽得清她這幾句零斷的語句，因為我底耳朵，正被身邊一位「亭亭玉立」的軍校醫官底洪大的聲音炸滅了，他是在跟別人談開天。

這中校醫官，身著一套嶄新的草綠色呢子的軍裝，腰上佩着一把銀質的短劍，腳着長靴馬靴，那上面的馬鐮在閃閃地發亮，在底身個兒又長又單薄，很像一個螳螂，但他那面孔白淨得很，大有書生之氣。

「噫」，他又在泰然自若地說。「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怕什麼呢？真是……」

……」

那邊有幾個穿綠色英丹士林布軍裝的尉官，在迫於義務似的應和着：

「可不是，『死生由命』哪！……」

那中校格外擠到洞口邊上，聳着肩膀，乾咳咳嗽着。

「這兒，空氣好些！」他說。

雲端裏的嗚嗚之聲，越響越近，越近越響了。那中校醫官將手掩在耳根上聽了一下，於是匆匆地折轉身去，不顧一切地投入人堆裏，嚷着、擠着、闖着。未幾，信已深深地鑽入洞底去了。

婦女和孩子們在他底勇猛的擠圍之下，敗北而且呼叫了：

「哎喲！……你這副像馬騾子的伙像，會把我們踩死去的呀！……」

「胡說！……我這是——馬靴。」他憤憤然反唇相責道。

這之間，那個在洞子外面照料着重傷兵的矮胖的女看護，也跑進來了。不過，她始終是站在洞口邊，還不時伸出頭去，探望着外面的重傷兵們。

敵機已經侵入市空了。馬達聲變得沉重，狂暴而殘忍。牠像是從地獄裏脫逃出來的瘟神惡魔，無端給人類寶貴的生命，投下了災禍與毀滅的陰影！

我們底高射砲，高射機關槍，爲了防衛地底和平的市民，開始怒吼了！

「洪通……洪通……」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彈着點打在空中，迸成許多乳白色的小圓點，圍繞在敵機底四週，使牠不敢遲延低飛。

來的敵機一共是九架，成十字形飛行着。到達軍醫院所在地的上空，牠就開始「勇敢的」投彈了！彈投得很猛很緊，等於一種傾倒，那是多少帶點兒倉惶意味的。

緊接着，轟炸的聲音，就像一殼硬殼了堤圍的浪頭，成拋物線向天空猛襲。空氣激盪了，地壳震動了。

兩百米外，軍醫院一帶，全被包裹在陰慘慘的烟霧中！

防空洞裏的人們，微微地顫動着，輕輕地嘆息着：

「嘻嘻，她又炸死了我們多少同胞啊！……」

忽然，我發覺那個矮胖的女看護，已經站到洞口外面去了。她那粗黑而扁闊的臉龐，在緊張地顫動着，她那雙足以拯救她底醜陋的姿容而有餘的美麗的大眼睛，正呆呆地朝那已經成爲一片火光的軍醫院凝視着。

她底整個的表情，顯得如死的痛苦、悲憤、仁慈。足以使無論什麼人，立即油然而生出一種崇高的捨己爲人的感情！

敵機彈炸了軍醫院過後，向南飛行着。現在，正在通過我們底頭上。

「寶寶！……不要怕啊！……」

一個婦人底帶哭的聲音，打破了防空洞裏一種那間整個死亡似的沉寂。

那個女看護被一個防護圍員賊進了洞口。

「哎哎！……天哪！……那兒的一部份傷兵……走了！……哎哎……真慘啊！……」

她深長地嘆息着，手在無可如何中搓揉着。

我被她這種焦灼與憂慮所動，問道：

「怎末，同志！那兒還有沒拾出來的嗎？」

「哎，是的！……哎！」

「怎末弄的？」

「損架兵太少！」

我們彼此沉默了。

一會兒，她像回答自己似的，用呻吟的聲音說：

「可憐啊！他們已經給祖國流過血的！……哎哎……」

我雖是看不見她底臉，但我相信她底眼眶內，一定飽含着亮晶晶的淚水。

敵機忽然又折回來了，而且又在我們底山洞前面——她主要的目標，還是傷兵——，開始

了第二次的狂炸！

猛然間，我們底洞子被燦烈的影響所撼動，而洞口則被濃黑的煙霧所封閉。我們底身子在發着火藥味的強大的氣壓下大大地震動了一陣，有的甚至於跌倒了。

其間，婦人孩子們在驚叫而並啜泣着！

就在這瞬間，那個女看護瘋狂似的衝出了洞口。

「啊！……」這是她臨衝出去時的一聲尖銳的呼叫。

我站在洞口邊，從烟霧瀰漫裏，隱隱見她顛巍巍地立在一副掛架邊；先向傷兵伸張着胳膊，其後身子伏了下去，那姿態，就像一隻母雞，在鷹隼襲擊之下，展開牠底翅膀，擁護着雞雛似的。

然而，敵人在她底頭上投下了一顆炸彈！於是，她立即被一聲巨響與一股黑烟所吞噬！幾分鐘後，在她殉難的所在，僅餘一堆血肉模糊的痕迹！

我取下我底帽子，沉沉地低下頭，用着宗教徒們所有的虔誠的心，默默地禱告着！

「讓這位無名的女英雄底身影，永遠活在我們底心裏吧！……我們將以更大的勇氣，更強的信心，跟日本法西斯奮鬥到底！！……」

警報解除後，暮色已覺蒼茫，但在西邊的天空，霞彩正紅得像火花一樣，彷彿是由那無名女英雄底碧血所渲染成的哩！

一九四〇年二月於祁陽一村莊。

中國的號手

一場惡戰剛告結束，中國軍隊對於那控制下縣的據點的李廷山的揀攻，終於未能奏效。死傷是很大的。從拂曉到正午，一團中國底勇士，曾經舉行過兩次衝鋒。每一次衝鋒，總是衝到山腰那條過份暴露而又陡峭的狹路上，就被日本兵猛烈的火網——是由三十挺輕重機槍和三门重砲構成的——所射阻，所壓倒。赤血流滿了山谷，一些被砲彈所轟碎了的骨肉底、衣帽底破片，飛掛在岩石上，林叢間。

祇有從右翼迂迴助攻的那一排人，以山鼠底動作，很艱苦地攀越著懸岩與荆棘。才能出奇地接近了日軍底機槍陣地，企圖用猛烈的手榴彈毀滅它，以掩護主力部隊的衝攻，前進。忽騰的衝鋒號響了，縱橫炫眼的白刃戰開始了。但因聯絡欠準，這時，主力部隊恰恰處在第一次衝鋒失利與第二次衝鋒還未行舉之間，互相不能收到一致行動的效果。

這以後，主力部隊爲了保存力量，以待未來的時機，遂大踏步地後退了。

日本軍隊也消耗了不少的生命和彈藥，但總算很運氣地保住了原有的陣地，並十分得意地獲得了兩個俘虜。這是對他的機關槍陣地作迂迴攻擊的那一排中國軍隊中儲存的兩個士兵，共餘三十多人，都勇敢地戰死了！

他們兩個人的名字是：張金彪，李得才。

張金彪的右邊的臉頰上還在流血，他那草綠色的軍衣被濕漉漉的血液染成股紫色了。那是當日本兵強迫解除他的武裝——一把閃亮的銅號——他加以反抗時所受到的刺傷。

由於沒有立即死去，他強烈地感到了屈辱，他底血上湧着，他的平方臉脹得通紅。他那嘴唇上因久於吹號，逐漸結成的一塊圓形的印迹，顯得格外地發烏。他那雙大大的眼睛，正沉着地射出熠熠的光芒。他那結實得像石岩的胸膛，在急促地起伏着；並呼出一股熱得燙人呼吸。

旁邊，那位跟他同時蒙難的李得才，却表現着完全相反的神色：他那短脛的四肢凝結着，臉上曬白，額上的皺紋更加深而且長了。當他做了俘虜的一瞬間，就以十足的農民氣質，陰影地眯着眼睛，用那永難改變的，捲舌音格外重的鄂東的土話，悄悄而凄然地問着張金彪：

「呃，伙計！……你說他們馬上會殺掉我們的頭不？……」

張金彪很鄙夷地對他橫了一眼。

出一陣很響很脆的響聲，而且格格地怪笑起來。

「哈……那豬！……」

「哈哈……叫花子兵！……」

跟着，別的日本兵也叫響起來：

「割掉他的鼻子和耳朵吧！」

「用一瓶啤酒打賭，看誰能一口氣砍掉這兩顆人頭！」

走完了交通壕，面朝着那位名符其實的死城——K城走去的時候，張金彪禁不住頻頻回轉頭去，遙向那在一小時前，於他是這一生的最後的一場惡戰，於他底幾十個戰友是浴血犧牲的場所望着。他的臉上的肌肉在抽搐，眼珠被層淚雲遮掩了！

槍炮聲雖是早就停止了，但火藥的烟氣，還強烈的籠罩在羣山叢林間。野身一顆千年的松樹，像老人似的哀愁地低下了頭，迎視這兩個中國勇士，在跨越着災難與死亡的路面前趨哩！

春天的太陽也失去了光芒，天空的陰雲陳着哭泣的姿容。

從遼遠的地方，不時傳來一兩下尖銳的槍聲。

「是我們底軍隊又反攻過來了嗎？……」

張金彪底心在胡亂地想。

李德才底頭沉沉地低下着。

一一

到達城內日軍聯隊司令部之後，張金彪和李德才被推進一間黑黢黢的禁閉室裏。

李德才謹慎偵察即摸索着，未幾，靜靜地站在室內的中央，一手捫着牆頂，深長地嘆息道：

「瞎瞎，家鄉火神廟那個老和尚伯伯說得真對，「人生在世，真是一場噩夢啊！」……瞎瞎，是呀，真是一場噩夢呀！……」

他底鼻子一酸，幾乎噙泣起來了。

張金彪全沒注意到李德才，他用脚尖探着路，到牆腳跟前，他就安然臥倒下去，打了一個疲倦之極的大呵欠。

「把媽入的，我老子……」他說着武漢話，帶着諷刺的氣氛。「三天兩晚沒開過眼皮了！昨晚的急行軍，今天的一場龍虎鬥，簡直是用完老子底最後一口氣了！噫，不錯，這收場很好！不管末樣，這下總可以當得成「退伍軍人」了，呃！……」

未幾，那個從碼頭供出身的中國底流手，就無所措念地走入安穩的睡鄉。他底呼吸是均勻

的，強健的。

但這時，在俘虜禁閉室外，突然爆發了一場叫嚷而且混亂的場面——

「啊！——啊！——」

「支那女人！——支那女人——」

「哈哈！——哈哈哈哈！——」

這種鬼叫狼嗥似的聲音，將那個呆在黑處的李德才騷擾了。他急急地推開了張金屬，喘著氣說：

「喂，伙計！你聽！——鬼子們在攪莫玩意呀？」

張金彪眯著模糊的眼睛，傾聽着，猜測着。

「鬧兵變麼？」李德才說。

「不吧！」

為了偵察這暴亂的情景，他們悄悄地摸到門邊，從傳遞食物的孔裏，將向日軍衛兵空曠去。於是，一場偉大詩人所不能描寫出來的魔鬼底歌舞，浮動在他們底眼——

那是一羣日本兵，以三個被擄強來的不幸的中國女人為中心，在週圍恣情狂歡着。其間有三個日本兵在衆人底頭上揮舞着雪亮的長劍，口中振振有詞地唱着一種含混不清的歌。另外五

六個傢伙，則跟在他們後面，張開着手，提起皮鞋尖跳着日本舞。他們每次跳近那三個中國底不幸的女人面前時，就兇惡而淫穢地朝她們的發青的臉上擽一把。

這動作似乎很美妙，旁邊另一些歪着頭，搖擺着身子的日本「勇士」，高舉着太陽啤酒，然後送到嘴巴裏去。

「支那——女人！——支那——女人！——哈哈！」

「花姑娘！——花姑娘！——好的！」

他們一面吼着，一面將空酒瓶迎着擽掉去，發出一種破滅的叮叮崩崩的響聲。

忽然，一個喝得爛醉了的傢伙，像餓虎似的撲向一個中國女人面前去了！

「哎呀！——哎呀！——救命哪！！——」

她們絕望地掙扎着，恐怖地噉喘着。

其中那個頂年輕的——大約十五六歲——女人，猛然神經錯亂，風聲大叫一聲，像發羊癲瘋似的跌倒在地上。

那爛醉的傢伙動手扯裂着她底衣服……

站在囚禁室，悄悄地從門孔窺視了這場悲慘的故事的中國士兵：張金彪，李得才，被憤怒的火燃燒起來了。

「他們說能算兩隻腳走路的嗎？」李德才流着淚，說。

「不！不能算！祇能算是一羣瘋狗！……哼，實在說：他們比瘋狗還更壞些，把牠入的！」張金彪咬緊牙關，憤憤地說。

誰可如何的不幸與恥辱，使他們陷入於悲苦的沉默之中了！

李德才底心裏，這時湧起了許多糾纏不清的念頭，使他非常苦惱與矛盾。那中心，是兩件事。其一，是他底妻子們底無依無靠；其二，是剛才那三個不幸的被凌辱的女同胞底情景。

他想到生，也想到死。

他深長而悲涼地嘆息着，把手緊緊地抱在胸上，來回踱幾步。

忽然，他摸到張金彪底面頰，捉着他的手，以反常的情緒，跟那長談起來。——過去，他在連上當了六七個月兵，從來沒跟別人談過三句以上的話。

「我是一個貧苦的農民！」他底聲音是沉痛的，變態的。「三十五年來，我從沒好吃懶做過，但我們全家人，每年每月，都是缺衣少食中度過的呀！……我敢發誓，不曾有一件快活事先臨過我！……不錯，張金彪！我確比你強一篋片，你是一個流浪漢，我却有一個家！……喔，你是在城裏長大的人，又比我拳頭大，自然沒受過別人底欺負。哎哎，我可不同呀！從鄉下的百家保正數起，到鎮上的紳士地主，商人，直到縣城裏的衙役走卒，警察團防，誰都可以欺

負我，要我底錢，打我底嘴巴子呀！……咬咬，伙計！你知道嗎？我死了，你……剖我底肚子一看，包你可看到那裏面盡是淤血塊子的呀！因為我一生受的氣無處發洩，祇一次又一次往肚裏按！……」

他底聲音低沉着，像啜泣。

「這一回，」他底聲音提高了。「我們跟日本打國仗了，縣官下令抽壯丁，要我們這一聯保出十二名。聯保主任貼下告示，打過鑼，傳我們到他那裏去着抽籤。……，我是慷慨慨慨出來當兵呀，你不要瞧不起我！……」

李德才說到這兒，低頭深思了一會兒以後，又憂鬱而渴望地問張金彪：

「啊，老張！你是個老資格，凡『末事』，你都清楚的。我問你——」他突然興奮起來，搖着張金彪的肩膀。「我們這次打跨日本人以後，真能像指導員所說的：『不光國家可以享泰平，且人民都有飯吃了』嗎？呃，你說呢？」

看到張金彪沒有立即回答，他惶惑了，說：

「哎哎，我知道你看不起我！當我被日本兵捉着的時候，實在，我是不願意死的！不過……不過……」他底聲微弱了，像病人的呢喃自語。「現在……我決心去死了！……我看見了日本鬼子怎樣在糟蹋我們底妻女！……我底家……怕也早亡……」

他忽然像僵屍，縱跳了起來。

張金彪立即把他按下來，緊緊地摀住他底手，許久，他不知怎樣去安慰他的戰友。如若可能的話，他準可以代替他去死的。可是，命運決定他們得同時去死，他並不能分担戰友的憂愁與痛苦，他感到無可如何了！

「哎，」他費勁地說。「李得才，我底同生共死的兄弟呀！我們就這樣去死吧！……我想國家是不會辜負我們的，同胞是不會忘掉我們的！……我們，總算盡了我們底責任，可以很安心地閉上眼睛了！……哎哎，兄弟！一切，算了吧！算了吧！……」

「我有着許多欠掛呀！我……」

「你就把心一橫吧！……再說：誰能不死呢？」

外面，猛然送來哨兵的叱責：

「不要講話了，支那豬！」

四週異常的寂靜。

天黑定了。

第二天午前十時。

日軍聯隊長中島太佐，從李廷直指揮陣地回到K城來了。

他爲了誇耀自己是一個得勝將軍起見，他縱容他所騎的那匹素色的，高大的蒙古馬，跑得飛快，在尾後，掀起一陣陣令人窒息的塵土。

他挺胸凸眼地跨在馬上，右手抓着皮韁繩，左手按在腰上一把天皇恩賜的鍍金的長劍上。肩上的金章閃着光，胸上的勳章也閃着光。仁丹轎子越翻越高，差不多快要翻到梢沿上去了。不管馬跑得怎樣快，他是決不會排交的，因爲他是從騎兵科出身的將校。

他極願使被征服者認出真正日本軍人底氣質是什麼，因此，他一跨進K城的進口，就命令零番僅存的，老弱殘廢的中國人，向他底馬前致敬，並要他們放爆竹來歡迎他底得勝歸來。

「不久，你們就可以過太平日子了！」他用這句專門學好的中國話，去回答那些老弱殘廢的中國人。

他跨進司令部，第一件要公，就是審訊昨天那兩個俘虜。

他底中國話說得不甚好，他有一個隨從譯事官。那譯事官跟別的一些奴才沒有兩樣，一聽上司的傳喚，就像一隻叭兒狗，急急跑在主子的面前，側立着，垂着手，討好賣乖地假笑着。「喂，譯事官！今天又要審訊你閣下底同國人了！」聯隊長從齒間送出冷冷而帶有諷刺的

話。

「唔。」譯事官睜細着眼睛，連連的鞠躬，用流利的日本語回答：「那真正很好，很好！實在說：我底向國人都是些豬狗，非得請德大人按名抽一頓鞭子，是不會變為聰明的！嚇嚇！……」

從任何一點表徵看，誰都可判斷這譯事官是一位來歷非凡，出身高貴的人物。他的祖先，在前清時代，都戴過紅色的。或藍子的頂子。他的父親，不幸生於遜清之世，但也做過一任民國時代的縣長。至於他呢，曾在上海住過頂時髦的大學，也曾經到東京去留過學。一九一

他底名字叫作：金公佛。

兩個中國俘虜被帶上了。

中島大佐坐在公事桌上首，放肆地張開着兩隻穿着長統馬靴的腳，銀的馬刺放着白光。不知爲了什麼，他用手撐了許久的鬍子，彷彿欲要把那些黑晶的仁丹鬍子，送入嘴裏咀嚼似的。

譯事官在他底旁邊站立着，便傾聽着的。

他對下面兩個中國俘虜盯了一眼，抵了一下嘴，忽然用着使譯事官也罕見而吃驚的笑容發問了（經過譯事官底翻譯）：

「你們，很好，很好！你們本是支那底良民，我們日本人很歡喜你們！要知道我們皇軍是行皇道，奉侍皇帝的。喂，你們支那百姓，不都希望有一個皇帝嗎？你們很好，我很喜歡你們的！要知道皇軍是天下無敵的，你們總覺得厲害了吧？呢，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兩個俘虜低着頭，沒有回答他。

「我對於你們支那人，」中島大佐又發言了：「向來是十二萬分寬大的。看重的。祇要你們的心和力，肯為皇軍用，那末，我們大日本皇軍是從來不斷責你們支那人的！喂，你們要不相信，可先問問你們這位同國人看！」

中島大佐用他那潔白絲手套的手，指了指譯事官金公佛。

譯事官金公佛在譯完主子的話之後，趕忙點着頭，紅光滿面地補充道：

「不錯的，大人講的話句句都是真確的。就拿我作例子來說吧，聽，大人每月賞我一百八十元，不折不扣哩！……」

俘虜們給笑着，還是沒有回答什麼話。

「加入我部進行的『和平救國軍』吧！每月，給你們二十塊錢的餉！」

譯事官又在譯話之外，加上了幾句：

「答應下來吧，老鄉們！哎，我用同國人的情誼勸告你們！當『支隊兵』有什麼屁味呢？」

「又苦又沒有錢花！」

張金彪發怒了一聲，氣衝衝地回答道：

「算了吧，你這不害羞的漢奸！看在你祖宗份子，也不要再這樣胡扯雞八蛋了！喂！——」

「他」着白眼珠，用命令的口吻說下去：「你跟那日本人說：我們這兩個中國兵，現在什麼也不要，祇要一個：死！時，便說二十塊錢，就是他的天皇把龍亭讓給我們坐，我們也不屑於要它，真是……」

另一個倭虜李德才拍一拍胸膛，跟着說：「對，我們祇願意死！」

中島大佐覺得很詫異，大聲詰問譯事官：

「他們在說什麼？」

「報告大人！」金公佛用受屈而且撒嬌的神氣回答主子。「這兩個支那豬，不但不肯投降，却反而罵我是……漢！漢奸！我看，這兩個支那豬，是萬難感化的。請大人發落吧……」

中島大佐會意地點了點頭，手一揮，發下了最後的判決：

「拖出去槍決！」

張金彪和李得才被幾個日本兵帶下去了。當他們正要跨出審判室時，張金彪陸然站住了，並且回轉身，向中島大佐大聲呼喊道：

「在我未死之前，我請求你一件事：把我那把銅號交給我吹一次！」
這突然的動作與聲音，使中島大佐感到了驚愕。他匆匆問了翻譯事官，就不加考慮地允許了。

那把銅號底主人一樣，身經百戰的銅號，被日本兵送到了張金彪的手裏。

張金彪剛一接過那把銅號，就肅然立正了。他的心被一種難捨難分的情緒所刺痛，他輕輕地撫摸著它，柔愛地注視着它。

突然，他舉到他的嘴上，迸出了驚天動地的吼聲——

扛打——低低——

這是吹的國旗上昇號。

聲調是如此的莊嚴，激昂！它似乎在向全世界人士申述：中國底土地是壯麗的。人民是勇敢的，誰也敢不扛打它，誰也不敢征服它！

這時，這中國的好手：張金彪的腿膀，被鐵精燒紅了，閃射着炯炯逼人的火花。彷彿他已從死與血的流裏，看見了祖國的國旗，在無盡的土地上，光榮而自由地飄揚着。

他吹出來的號聲更加洪大了。

看，那些日本士兵們都一致的低下了頭，他們的臉色變了，嘴唇在蠕動，用着無聲的心語在說：

「支那啊，你也有你自己的英雄呀！！……」

號聲剎然中止，張金彪把銅號向旁邊很傲慢地一揮，安安靜靜地說：

「好，拿去罷！……好，現在我們去死罷！！……」

整個密制室裏變爲極靜而空虛了，祇微微聽到中島大佐的腳跟在抖動。

一個日本士兵像取着聖物似的，恭恭敬敬地從張金彪的手裏取去了銅號。

這瞬間，李德才跳起腳來喊口號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島大佐從惶亂聲醒轉過來，發狠地吆喝道：

「拖出去……決……」

他們被一羣日本兵擁走了。

從營房的轉角那邊的荒地上，傳來兩下鏗鏘的槍聲。

一九四〇年八月一六日改定稿

獻旗

個晴明的沒風的早晨，人們都湧向村公所門外的廣場上，去參加婦女們向游擊隊贈送旗與禮。

游擊隊員們成橫隊站在臺前，眼睛很親昵地注視着那站在臺上的隊長——趙老七，彷彿各人都有什麼私心話急於要向他訴說似的。

「站好啊，弟兄們！……今天呀，嗨！……」隊長輕輕地對他們提醒道。

於是，他們立即作古正今地互相看齊了，並將肚子特別挺得凸凸的，像是爲了要增加幾分威風。在正規軍裏，士兵們被要求着挺胸凹腹，才認爲是有威風的；然而，這是游擊隊，是純正的農民。長年累月的辛勞和負擔，已經把他們的腰幹與背脊都壓彎了，叫他們如何再挺得起，伸得直呢？所以，他們今天祇好挺起肚子了。

他們都歡喜今天是一個游擊隊的節日，都盡最大的可能，把自己打扮得更齊整一點兒。但所謂整齊，當然也不像正規軍那樣：裝備齊全，服裝一色。他們是：各人將自己認爲最好的衣服穿起來。這，使那些有短棉襖的人感到了幸福，而那些沒有短棉襖的人，不得已，就將長棉

袍底前後襟提起來，反折到裏面去。爲了不讓它落下，外面用一根腰帶緊緊地繫着。這，人們若逼近看，雖則略覺笨重而鼓脹，但隱隱着，却也很覺得是短裝呀。

他們誰也沒有軍帽。科頭很不合乎軍人底儀表。於是，他們就將那應該留在下雪或過年時用的皮帽子戴在頭上了。

「戴着這玩兒……多威風呀！」他們說。

這些皮帽子底料子，最多是野貓皮，間或也有幾頂是羆獬皮的。大約現在戴着，還有些兒樣熟吧，他們不時取下來，用手摸着那光光的頭皮。

他們每個人的左臂上，纏着一塊白帆布，上面寫着游擊隊三個黑字。並蓋着一塊方方的鮮紅的印子。這是臨時的符號。這符號，似乎給予了他們一種合法的特權，自從他們纏着這玩兒以後，使覺自己的左臂長了一些，重了一些，走路時，也格外搖擺得厲害了。而別的人，也常常很羨慕注視着它，尤其是孩子們，娘兒們。

各種各樣的武器——大刀，馬刀，梭鏢，戈矛，土槍等——在他們的頭上高高低低地伸舉着，飄着一束一束燦爛的紅纓。另外，幾支風毛麟角的步槍，被小隊長們捏着，編排在排頭與排尾。

在他們那些由長方的臉兒連綿道的鼻子所構成的山兩型的面貌上，掀動着得意的坦白的笑

說。

老年人們在旁邊發着議論：

「好是再好也沒有，祇是……他媽快槍太少，總叫人不敢心哩！」

「將來，捉鬼子手裏奪呀！」另外的人很確信的回答道。

有些還未成的少年們，由於自己還不能當游擊隊，就用嫉妬之情，對他們投來各種諷笑。團員們——尤其是他們底老義和情人——則以一種含情脈脈的眼睛，偷偷地斜瞟着他們，透露着歡喜與愛慕熱烈的心理。

隊長趙老七依照從前當大兵的章法，將自己裝扮定當了。他跟別人比較，主要的特點是：他穿着一套真正的軍服，一套半舊的連緊的軍服。此外，在領底腰上，繫着一根窄皮帶，腿幹上裹着「絆腿」。這些，使他站立着的時候，顯得整個的身軀挺直而有精力。

「嘩嘩，他真棒！」人們以熱愛的聲音，私下讚嘆道。

他站在臺上，盡任意味地向一切人睽視眼睛，使得一切人都隱隱地覺得他是在跟電打雷呼。於是，都很感服，也就很自然地發生一種心底共鳴。

「喂，隊長老哥！咱們有軍服發嗎？」

「有的！」

他答應得堅定而確實，令人相信在下一點鐘就要簽名費給了。

「咱們有快槍嗎？」

「也有。」

「什麼時候？」

「打勝鬼子的時候！……祇要打勝仗，什麼都不愁，連大砲也能拉回來的！……」

他眯着眼睛，靜靜地說，臉上浮着一種捉弄人的笑意，還笑着，恰好補足了他一句未曾出

口的話：

「兄弟，一切自有把握，何消問呢？」

整個會場被人聲所充滿。

他微笑着，他那厚大的下唇，更加拖長了。

當歡族的婦女代表進入會場的時候，他以極度興奮的姿勢揚了一下手，說：

「開會吧！」

全場立即肅靜了。

歡族的婦女代表一共是三個人。走在前面的，是小柳他媽，就在村頭擺小攤子，前不多久，她換過大兵底褲的那娘們。她四十多歲，原是小腳，一拐一拐，走得很慢。她穿着一套乾

薄的藍布衣服，褲脚用寬寬的黑帶子勒着。她底頭髮今天梳得很順，並搽過清油的。她是準備代客各村的婦女，在獻族時致祝詞的。

另外那兩位代表，其一，是三花子他媳婦，年紀三十開外，比三花子大六歲，十五年前，她就以重慶媳的身份來到三花子底家，替他家增上了一份上等的勞動力，抵得過一條牛。其二，是村子裏那位有名的「守望門家」的翠姐兒。她年輕，漂亮，稍識書文，能說會道。女兒經吟得很熟，又會替人家解筆文。自從村子裏的生活有了變動以來，她成爲最先接近「女兵」的新人物之一，曾經因此引起哥嫂們底揀言揀語。當她走近人叢時，她底臉陡地像噴了豬血似的紅了，她連忙低下頭，並悄悄地扯了一下三花子他媳婦的袖子，細聲地說：

「你走去吧！……」

三花子他媳婦有着男子漢的身個和聲音，向來就很大方的。現在的她謙讓的接受同伴底請求，當即將那半大脚誇前一步，就已經走到翠姐兒前面兩步遠去了。

「怕啥呢？真是！」她昂着頭，扁着嘴，說。

她們倆是專門來獻族的。旗子捲成一束，捏在翠姐兒手裏。

全場的人都尖起眼睛望着她們，她們在這衆目睽睽之下，慢慢的走向前去。

全場的空气是緊張而且嚴肅的。一切聲音停止了，祇能聽到她們底脚步聲與衣服底窸索聲。

趙老七俯着身，將它接過來。高高的伸舉着，向四圍轉示了一週，接着，一個隊員將一根用白帶子纏裹過的竹竿送過來，將旗子掛了起來，然後昂揚地伸展在人們底頭上去了。

旗子在金色的日光下飄搖！

人們報之以巨大的，歡喜的聲響。

「咱們底游擊隊真英勇啊！」

「抗日勝利真快啊！」

那老七底鼻子底展着，款款着，像一匹剛手馳騁過的戰馬一樣。

「咱們誓死保衛家鄉！」他在人聲稍落後，憤然張開着手，吼道：「保衛父母妻室兒女！」

……各位大娘們，姊妹們！咱們游擊隊，是決不辜負你們這番厚意的！……小柳他媽說得

挺對：咱們一定會打勝仗的……我想：將來在戰場上，祇要一看見你們繡的這把旗子咱們就

勇氣百倍呀！因為……」

他朝旗子昂起頭，熱烈注視着，並行着舉手禮。

所有的人，也都跟隨着他，朝那旗子昂頭致敬了。

這時，那把農民抗日游擊隊底鮮紅的大旗，像一隻火鷄，在空中自由而驕傲地飄揚着，飛

翔着！

夜底洪流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是太原失守後的第三天，我們正由文水縣趕到了汾陽縣。——
這雄偉的呂梁山所擁抱，被浩蕩的汾河所環繞的可愛的秀麗的城市啊！

我們滿以為在汾陽有一天半日的休息。不僅可以借這機會去憑弔一下古代民族英雄郭子儀底遺跡，或者還可偷閒地去品嚐一下那著名的杏花村底汾酒，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舒散一下過份的疲勞，恢復原有的精力。

一星期的強步行軍，已經把我們底身體弄得滯鈍而且笨重，活像裂口後的橡皮車輪，但神經系却因被敵機底經常轟炸騷所震動，反而異常的緊張銳敏，像是一顆已經抽去引線，立刻就要爆炸的手榴彈了。

「慳剛一吃過晚飯，總政治部忽然給我們來了通知——」

「孩子今晚夜行軍趕到下堡鎮！」

下堡鎮是屬孝義縣管，在汾陽西面七十里。

不管我們如何留戀這可愛的城市，如何渴望着這秀麗的城市給予我們的睡眠與溫暖，可

是，敵人底腥臭的鐵蹄，已經踏碎了交城祁縣平遙等縣底田野，有向汾陽奔突的趨勢，我們不能不忍心地離開她，急速向下堡鎮前進了。

這時，天已黑了。

天氣很壞，夜色渾沌而低沉，星月隱藏在密雲裏面，似乎恥于看見那些日不強盜底罪惡的臉孔。

呂梁山底羣峯還隱約可見，牠們彷彿是一些孫奮國土的哨兵，不倦地昂然地矗立着，在黑暗中監視着一切。

汾河在洪隆地吼叫，帶着一種鼓勵人的殺伐的意味。

鄰近的村落都陷入了寂靜的深淵，祇有狗們在驚恐地狂吠。

到孝義去的汽車路上，有一條火龍在蠕動。那是些從娘子關，從忻口從太原撤退下來的無敵的軍隊，他們紛亂地舉着火把，射着手電，提着馬燈，洪流似地流動着，流動着，看不見頭，也看不見尾。

人在叫喊，馬在嘶鳴。

當我們摸索完了五里小路，也投入到他們這一道洪流里了。

還無敵的，至少有十萬人的夜底洪流已經泛濫在大地上有一星期之久，

然而他們又確確實實是我們民族底戰士。揮舞鋼刀的英雄，在他們底手上，在他們底臉上，凝凝結着殷紅的殺敵的血滴。

汽車路算是很寬的了，可是已被人馬底腳踏得滿滿的，真是水泄不通啊！我們這一小的支流好容易插進裏面，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管制的能力，變爲一注弱水似的。順着後浪，迎着前波。

火光照透飛起的塵土，一層雲霧籠罩着我們底行列。

人馬被塵土板塞着鼻管，咳嗽着。牙齒上都沾滿了沙，發出格格支支的阻礙的聲響。有些人在憤憤地叫罵，那聲音是乾燥的，昏沉的。

「小男子們！……在火線上跟鬼子拚命的時候，他們老是躲在飛機洞裏，像縮頭烏龜似的！……可這道一退，就連他們底影子也看不見了！……我操他八輩兒！……哼，他們如今啥也不管的！……未必叫人去啃自己的屍嗎？……」

「走到哪兒！……吃到哪兒！……」

「對呀，……人總不能叫肚子餓着！……老百姓家裏有的是！……嚇嚇！……」

「喂，老鄉！……你是哪一師的？……你們上哪兒去集合呀？……」

「我是××師的，師部在路上巴了條子，要我們自動到黃河邊上集合哪！……」

「啊，……過河去呀！……是的，……不錯，……那邊是」

「是一個愉快的高橋的聲音。」

「不過……不過……」另一個嘶啞而拖沓的聲音，「聽說那邊的又軍已經把守了渡口。」

「不讓咱們過去，要……要咱們留在這邊……抗……抗戰到底哩！……」

「哈哈哈哈哈！……不錯，那小舅子們想得真妙……這一來……我看咱們的上司……再

把咱們帶到哪兒去呢？……哈哈哈哈哈！……」

許多人同時哄笑着，用着極其放肆的嘲弄的音調。

火光閃爍着，脚步推移着，各種槍尖在凌亂地晃動。

雖是下過雨深夜，風也夾冽而刺骨，但擁擠的人們底體溫互相交流，反而悶熱得都在流着

汗。

無意間他們發現了我們這一羣，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了我們那幾位女同志。

「噫，……噫，……女……女的呀！」

一個麻臉大漢連連眯着左眼，抽筋似的扭轉着下巴，用貪婪的語氣嚷着。

「啊，……是女兵哩！……好欣賞！……」

另外一個人奇異的說着，並用肘骨撞着別人。

「呃，同志！……你們是哪一個部份的？……」他們問了。

「我們是……底戰地服務團。」

「唔，……嗎？」那個麻臉大漢彷彿大吃一驚，立即從隨着兩個人的處所擠過來，用他

粗大的手頗重地拍打在我底肩上，爽朗而親暱地說，「嚇嚇，你們

他豎起了大姆指，搖動着。

從他那寬在並不美觀的麻臉上，我分明看見了有聖潔的光波在飛騰。

「可是，我們……」他的聲音忽然變成了懊惱，「嚇嚇！……」

他底手輕蕩地一撇，並且瞪起了白眼珠。

「抽煙嗎，同志？」一個三角臉的人物匆忙地從乾糧袋裏掏出一包烟捲，塞在我底手裏，

說：「這煙很不壞，是大前門呀，同志！……當然……我是買不起這烟的，這是……這是

在太谷……嚇嚇……」他扭扭地笑了。

我知道，這是他們帶來的東西。

這之間，有一個排長從前面擠回到我底面前，過份魯莽地抓起了我底手。

那手是熱烘烘的，給我全身導流着一種同志間的情感和愉快。

我們兩個人的手緊握了足有兩分鐘，彼此都浸沉在莊嚴的沉默裏。然後，他像宣誓一般的

說：

「過去，……嗚呼！那真是擾事啊！……而現在……我們實在應該平心靜氣的學呀！……不是嗎，同志？……」

被這位排長過份的謙虛所惶恐，我誠懇地說：

「但願我們像親兄弟樣，互相觀摩，互相採法。過去的事，我們不提了，從今以後，希望我們民族團結得像一個人似的，不但在抗日的過程中我們要共同奮鬥，而且在建設新中國的長遠的過程中也要共同奮鬥到底！……」

夜是依然漆黑而沉寂，可是，我們這夜底洪流在繼續地前進着。

一個尋常的故事

這是一個守舊而憤激的老漢：尹大興。

他底年紀，快到六十歲了。

他底樣子，却超過了年歲給予他的負累，業已衰老不堪，背是駝的，鬚髮是疎落而且雪白的，臉是皺紋繁密的。他那眼睛陷落得很深，閃着某種永久不合意與不滿意的光波。他經常咳嗽着，嘆息着，並用拳頭捶着那接連腰疼的背脊。

由於他底衰老，他底短短的身軀，使人們就心他在不久的將來，會變成猿猴底同宗。

「瞎瞎，想當年啊，人真『棒』，就好比蒙古馬一樣呀！可是，如今，瞎瞎全毀了！」他每對人搓齊那枯瘦如柴的手，慚嘆着。但在心境好的時候，每在追念過去的青春，說時限內不覺閃着光與淚，並像小孩兒似的吱吱地笑了。

誰能說這老漢不是巴巴結結，拚死拚命做家的人呢？他勞碌奔波了一輩子，連酒也捨不得

喝一頓，唯一的好嗜好，浪費，是抽旱烟。然而，結果又是怎樣呢？

窮！

三十年前，他以一個光桿的身份，從雁門關以竄流浪到以北來，作爲一個被人所稱讚的，「棍棒」的僱工，抓住了人間那難以預測的生活的一環。

這以後的十年間，是苦著地蓄積着足夠領幾畝地種與娶一房親事的錢，去開始固定的家庭生活——這是他當時全部的理想。

理想是成爲了事實，但並不能給他以預期的幸福，倒反而要付出比從前更多的勤勞，更多的嘆息，更多的汗水。他底背從此開始彎曲，他變得容易發怒了。

然而，當他猛一想起他是他底老婆底丈夫，孩子底爸爸，就是說：他是一家之長，有義務去支配妻子們思想與行爲的時候，他就挺挺胸脯，欣然自語道：

「人就是這末回事！人人都是這樣活過來的呀！……」

這兒是雁北地帶，是山西最苦寒的一角，到處是高山，是黃土，是烈風，是冰雪，土地非常貧瘠，最大部份皆墾殖在山腹上。祇有沿山溝一線，有極少的一點點較爲肥沃的平地，歸財主們所佔有。土地生產着小米，高粱，包穀，山藥蛋之類。即使是這樣品質劣極的糧食，也祇能收穫一季，時間在秋天。若一到陰曆九月，則寒冷的季節就來了，以耀眼的冰雪，遮沒着無

盡的山谷與原野。一切的造物，都陷入完全停止與死滅的狀態中。

這兒人們主要的副業，是畜牧。羊羣以 的蠕動的姿容，點綴着醜陋的荒老的山野。

山連着山，一峯高過一峯。在山與山之間，由於潺潺的溪流，以及夏季化雪時的山洪，被冲成了深狹而蜿蜒的溝道。人們就像螞蟻似的，極原始地，零零落落，沿着這溝道挖成一些窩洞住着，足不履百里外，——有些娘們並從未到過附近的小小的市集哩！——消磨他們底一生，寂寞而又貧乏，愚昧而又黑暗啊！

他們在這沙漠似的，濁流似的人生底道上，大約是想尋求一時的麻醉與刺激吧，許多人甚至有婆娘們，都染上了鴉片烟，以及從大同府那邊的日本人手上販來的紅丸，白蓮的嗜好。

凡吸食這些毒品的人，臉上都是土黃色的，牙齒是黑色的，據說連骨格也變黑了哩！

良田逐漸改種鴉片烟了，為着下面的需要，救窮，為着上面的提倡，徵稅。

生活本已够苦了，何況近幾年來，又運遇到人為的榨取呢？——捐稅重重！

人們以着堅韌的老牛一般的力，忍受着這自然與人為的一切壓榨，可憐而疲弱地喘息着，掙扎着。其間，有些年輕人，爲了尋取較爲好的自由的生活，就悄悄地離開家鄉，到長城外當馬賊，或到雁門關以兩宮大兵去了。

就在這種艱苦的日子裏，從大同府那邊，燃起了驚人的烽火，說是像虎狼一般的東洋鬼子，就要攻來了！

「他們逢人就殺，逢東西就搶，逢房子就點火，逢娘們就糟塌！知道嗎？他們是洋鬼子，完全不講道理的呀！……」

當閻長（等於南方的甲長）把這種耗傳達給老漢尹大興的時候，損壞滿嘴，蹙着眉，靜靜地聽着，然後，茫然地搓着手，嘆息着說：

「這……這是他媽什麼世道啊！……哎喲，真要命！……」

他的聲音，彷彿更加悶出了。

二

老漢尹大興盤腿坐在暖和大炕上，口裏含着旱烟桿，瀟瀟地吸着，呼出一股羊羶的濁氣，瀟瀟在這間小小的密洞裏。

他眯着眼睛閉着，不時手捻着嘴角邊黃白的鬍鬚，在想什麼心事。

由於煩燥，他把腰帶解開，把身上那件貼肉穿着的破舊的老山羊皮的襖子大大地鬆開，露出了他黑烏漆的胸脯，他的手在那上面抓撓着。

窖洞是拿山脚挖就的，裏面除了大炕，除了大炕上放的凳子，地下放的一張粗木桌子，兩三張破條凳外，再沒有什麼傢俱了。

大炕裏正燃燒着乾的牛馬糞，炕面照得暖烘烘的，從炕頭的灶口裏，從土磚底縫裏，鑽出一股暖心的臭味。

大炕上亂糟糟地放着草墊，被子，油膩膩地，發出一股爛蔬菜的味兒。在那草墊下，以炕邊の木沿爲限，平平地放着小米和包穀。這一方面可以使糧食乾燥，另一方面可以使大炕暖和，而且可以保持均勻的適體的暖氣。

是陰曆九月初了，雪已經下過兩次，山嶺正接着晶白的衣裳。那溝道上被太陽融化了的雪，又在寒風中凍成了一層層的冰。

從窰外刮來的刀子似的風，在外面吼着。

老漢尹大興又撿了一烟厚烟葉，用紙片子點着了。

窰洞裏祇有他一個人，他姓家族——老婆和孩子，都到地裏挖山藥蛋去了。爲的不讓冰雪將山藥蛋凍爛，他們必須趕急去挖完。——這是他們主要的食糧啊！

辛辣的旱烟底烟霧，混和着惡臭的燃料的氣味，充滿了這整個窰洞底空間，將一切顯得更加迷茫糊塗了。老漢不時咕咳着，連續地朝地下吐着綠痰，並用手輕輕揉搓那因爲坐久了，就

非常酸痛的背脊骨。

他陡然長嘆了一聲。

這時，有許多概念，像極人的惡夢，從他底腦子裏跳出來，在他底眼前面翻滾地跳盪起來——
……東洋鬼子……殺人……放火……擄掠……姦淫……逃走嗎？……上哪去呢？……生活怎麼辦呢？……
總爲啥不來得輕和點兒呢？……閻長底話有點故意駭唬人吧？……

他底心越來越焦愁，迷惘，痛苦。他不能自己地把那弓形的背一彈，就匆匆地跳下了大炕。

「他媽……真是……」

他呢喃着，用手裏緊了皮襖，開始來回地走動起來。

這時，忽然門一張開，從外面的暮色裏冷空氣裏，走進了兩個人——他底老婆和孩子。

在平時，若遇着心裏像今天這樣煩燥，一定要對妻子們發頓脾氣的。但他看見他們現在背上負着一大袋山藥蛋，腰身被壓得很彎曲，人在艱辛地喘着氣，就不禁從心裏裏生出一種對於勞動的敬重，對於自己失掉勞作能力的慚愧，於是，他苦笑着，說：

「很重吧？……」

「嗯！」他底老年的妻把挖鐵放在門邊，漠然地回答了一聲。

「很累吧？」

「也不怎末的。」兒子烏脹着臉，說。

他立即去幫助老婆把山藥蛋放下。

妻子們底鼻子，臉，耳朵，都漲得通紅，腳上沾沾泥土，手是僵木了。他們底兩手開始互相搓揉着，使血液流動起來。

老太婆今年五十多歲了。她底身架是高大的，臉很扁，門牙掉了兩粒，頭髮有點兒花白，耳朵上戴着粗大的銀耳環。她比丈夫大兩歲，今年五十五歲了。比較還算健旺，能够下地勞作，但她是小腳，在勞作中要付出多大的血汗與痛苦，那是可想而知的？從去年生過一場大病以後，她已經感到衰老的陰影，開始壓在她底生命上了。這使她更加咬緊牙根，去勉力撐持着勞作。她知道在這人世間活不久了，不如趕急去多做點兒事，給後人留下些成果。

「媽媽，地裏的土凍硬了沒有呀？」尹大興抱歉，而又親暱地望着她，問道。
她一頭爬上大炕，用膝蓋爬行着，一面有氣沒力地回答道：

「哎呀，凍硬了呵！……像石頭一樣！……」

「是的，今年冷得太早了！」

尹大興低下頭自言自語着，動手去把那不多的滾在一旁的山藥蛋檢到大堆裏。

公雞站在門外栗樹上啼叫，報告天已晚了。

「你們忙了一整天，……嗯哪，吃晚飯吧！……」

他把他預備好了的晚餐——蒸熟的山藥蛋從鍋裏取出，放在大碗的棧子上，再去醃置豆取出，一碗當作蔬菜的乾辣椒末拌鹽水。

他們盤腿坐在燻矮的柵子旁，吃起晚餐來。

兩位老人底胃口顯然不佳，很慢的嚼着，咽着，並不斷地打着嗝。——能够有點麻油或湯水潤潤喉嚨，該是多麼幸福啊！

兒子——大虎却吃得很快，很有味兒，一個個山藥蛋圍圍地送進嘴裏去，腮幫子被頂得凸凸的。嘴角有力地伸扯着，兩腮的肌肉成梭形動彈着，吞嚥着。

他是正當能吃喝的年紀——二十四歲，跟他底媽媽一樣，生得很高大，有一身烏黑鬚髮的胸。臉頰却像他底爸爸底模型鑄的，尖削，三角形。

乾辣椒末很能刺激他的食慾，但鹽水底味兒實在太淡了，不過癮。——官廳局又把鹽價提高了，怎能多吃呢？

像忽然記起了什麼大不了的事，大虎把一個已經送到嘴邊了的山藥蛋縮回，順着嘴，猛咽了一口，又用舌頭磨了一下嘴唇，很謹慎與很愚地舔着他底爸爸，說：

「等……我早晨碰到閻長，他說村長有命令，叫把前天派給咱們家的那五斗軍糧，那三塊錢的軍事招待費，趕緊交去，限兩天的期！」

「呸！——」老子陡地冒火了，從齒間噴出黃膩的飯液，說：「去他媽的腿！……」

「他說明天來收哩！」兒子輕輕地插了一句。

「誰呀呀？」

其實，還是還有幾斗的；錢呢，也還有三五元，在那枕頭下的手巾裏包着。

「哎哎……這日子啊！……」

老太婆在一旁用着羞憤於遭受不幸，因而無所驚異地低聲語，搖着頭。

「咱們明日出去躲避躲避好囉！」兒子顯出很聰明的氣派，向老子瞪着！

他們草草地吃完了飯。

天漸漸黑了，爲了減省燈油，他們不去把燈點燃，就在黑暗裏坐着。

一會兒，老漢尹大與從懷裏取出打火石，放上紙片子，用一塊鐵片在上面刺刺地刮擦着。

火石迸出美麗的綠的火花，在黑暗裏明滅着，紙片子點燃了，按在烟斗上抽着烟。

火光在一閃一閃地。

他的年老的伴侶是很疲倦了，和衣倒在暖烘烘的大炕上，不知不覺間睡熟了，鼻孔裏正發出

復復的均勻的跳聲。

兒子像一隻畏怯的貓，在暗地裏盯着他的爸爸，嘴脣動彈着，意思是很想跟他爸爸講什麼話。但他從來就害怕爸爸，總不敢獨自對他講話的。

他躊躇着，許久許久的。

終於他鼓起了勇氣，匆促地說：

「爹！這回，咱們也逃難去不！」

「上哪兒？」

「上南邊……太黑！……」

「吃啥喝啥呀？噢！」語氣中有着嘲笑與非難的因素。

「說是官家辦了收容所，每天發口糧呢！」兒子用着年輕人的熱情與希望，說。

「你也相信這些鬼話……時，他們不是還要在明天來捉咱們一次嗎？」

旱烟厚底火光，大大地跳亮了一下，照得見老漢那張黃瘦的尖臉上，正滿陳着怒氣。

「呃呃，那洋鬼子要真打來了，咱們咋辦呢？爹！」大虎顯得很迷惘，失望。

「聽天由命！……在他來的時候，咱們可爬上山去躲躲，看看動靜。」

「說是亂胡來噢！」兒子蹙嘴皺起來了。

「你親自見過嗎？」

兒子底嘴被老子這理由封住了。這一會兒，兒子又嘟了一句：

「他不是外國洋人麼？」

「噢。」

兒子困惑地睜大了眼睛。

老子這時正在思索：用什麼法子去逃避明日間長的催索，白天裏他所就心害怕的那敵人的觀念，反而像面前這黑夜似的，變得異常模糊了。

夜已深了，月亮底清光，灑在披雪的羣峯上，顯得異樣地清明，寒冽。

在這入靜夜深時，可以聽得到前線的砲聲。

三

第二天清晨，大虎起了床，在作着一天勞作的準備；接着挖鏟，清着麻袋……

他爸爸一通晚存想如何躲避間長的問題，不覺失了眠。當他最後想定辦法，安然入睡的時候——他終於還是採取他兒子底獻策——，公雞已經叫過第二遍，護窗板的縫隙裏，也露進一縷黎明的微光。

他底媽媽早已朦朧地醒了——她很合那「前三十年睡不醒，後三十年睡不着」的規律——並幾次命令自己起床。但昨天的疲勞並未完全消去，腰髀還作酸痛。因此，她現在還在貪戀這酸和的大炕，安息地躺着，輕輕地嘆息着。

「大虎，天色怎樣？」她懶散地問道。

「很好，太暗天。」

「剩下的那半垧地，今天能挖完吧？」

「能。……您娘今天就在家裏待着，不必下地裏去了！」大虎誠摯地說。

「啊啊，趁我還能動的時候。多幫你們一把子吧！」

「哎呀，沒好多，我一人就行呀，娘！」大虎很固執地，幾乎生氣地說。

媽媽看見兒子這樣有孝心，就不覺睜細着眼睛，伸張着扁的嘴角，安慰地微笑了。還微笑着，顯然想起了她底精神，她猛一翻身，就被着衣服起來了。

「您……您……還騎會兒嘛！……天還早！」

「不早了，孩子！太陽都要出山了哩！」

護窗板沒有拉開，密洞裏還是很暗淡的。

外面，晨曦用她紅胖的面孔，伸響在僵體的窗棂上，向人間投下了濛濛的金光。遠近翠峯

陰顏色，更顯得晶白刺眼了。

一聲鼓噪的寒鴉，掠過碧綠而遼闊的天空。

聲音放出來了，忽然都生了白鬚鬚。（註）

在國面，那迂迴而低窪的溝道上，有一個人。正踏着吱吱發響的薄冰，一面走着，一面在急急地敲着銅鑼。敲着什麼聽不清楚的話語。

「……來……快……」

祇有這末幾個斷續的字，在清澄而冰冷的晨空裏飄盪着。

「唔！……這！……幹麼？……」

老漢尹大興從半睡眠的狀態裏被驚醒了，光着脊梁爬起來。手顫顫地亂抓着皮褲。

大虎歪着頭，凝神地傾聽了一會兒，說：

「好像是間長底聲音哩！」

「啊！」尹大興立即用十分肯定的語氣，說：「那一定是爲催繳攤派的事！是，一定的！
唔，咱們用一把鎖把門鎖着，跑到山上躲一天去！」

他清楚地記起了昨夜想定的計策，急急地坐在大炕邊穿起氈鞋來。

「……唔……」

聽得聲響得更急了，也更響亮了。但那喊話的聲音，却還是聽不清楚。

「……東洋鬼子……咱們……快逃……」

「……回，可多聽清幾個字。」

他們走出門外，用手遮在耳朵後面，很仔細地聽着，終於斷定那不是爲了催繳錢款，而是爲了別山公事。

這時，閻長轉過一個彎，迎着溝道走向這兒來了，他們已能完全聽清他那沙啞的聲音了！

「鬼子隔咱們這兒祇有八十里了呀！……說不定今天就可攻這兒呀！……大家伙趕快準備逃難去呀！……」

當老漢尹大興完全明瞭了這件事以後，出奇地，他並沒激起應有的恐怖，倒反而有點兒高興，那可怕催索的難關度過了。因此，他毫不避忌地大聲呼喚着閻長：

「請到咱們家歇歇腳，抽筒煙去罷，閻長！」

閻長底任務本已完成，聽到尹大興的邀請，他立即允許了。他把銅鑼夾在腋下，鑼槌插在腰帶上，把僵木的手筒在袖管裏，歪歪斜斜地朝高坡處尹大興家裏走去。

一進門，他就取下那頂深黃色的狐皮帽子，倦意地說：

「有水嗎？……哎哎，他媽，喉嚨都要喊炸了！」

他用兩個指頭又清喉管，乾咳了幾聲，並長長地打了個呵欠，大聲地打着噴嚏。

「大虎，你去壺茶來！」尹大興吩咐他底兒子。

旱煙管送到閻長的手上，他沒命地抽着，並不去答理別人。他又連連打着呵欠與噴嚏，皺着眉眼，流着昏黃的淚水。

「怎樣，閻長，早起沒過癮的吧？」尹大興幾乎對閻長生出了友情，打趣地問，

「嗯呢……哎哎……」

閻長含混地應答着，無可如何地低下而且搖着頭。

尹大興忽然連連地眯着眼睛，心想要報復與捉弄這位在平時有誠可畏的閻長了：「我欠的那些攤派，你現在還要嗎？」可是，他又一想：「假使東洋鬼子不來，豈不是一堆乾狗屎散着不臭，撥起來臭嗎？」於是，他改變了主意，問道：

「呃，閻長！那東洋鬼子真的要打來了？」

「嗯！」閻長從那兩個朝上而大大的鼻孔裏噴出濃烈的烟霧，說：

「哪兒的消息？」

「縣衙門裏！」

「幹麼比咱們中華民族兵還死呢？」

「那當然哪！……別人有飛機，有過山砲，有「堂密」車，咱們中國有嗎？哼！」閻長以先知先覺的氣派，回答道。

「那：……咱們真得要逃走了？」尹大興用試探與徵求的口吻問。

「對！」

「閻長準備往哪兒逃呢？」

「還沒定。……實在說，生活，哎，真也難呀！」閻長困惑地搖著頭，嘆息著。

「村長呢？」

「他也還沒逃。不過，憑天理良心說，應該逃開才是！日本人真正不是好惹的，殺起人來像切瓜一樣！……」

「啊！……」旁邊那在靜聽的母子倆同時驚叫了一聲。

「可是，」尹大興底心亂了，「逃往哪兒去呢？將來，怎末個結局呢？好比鬼子失了窩穴，怎……」

「噤，各人憑各人的心脾！」閻長同情地說。

茶端來，閻長喝了半碗，在暖氈裏站起身來，搖了搖長長的袖子，告辭而去了。

尹大興底家在閩長走後，紛紛議論了一陣，決定趕急到附近的荒山上去挖一個窖，將糧食埋藏起來了再講。

這時，在距離十里的公路上，出現了比前幾天更多也更亂的難民與軍隊底行列。

四

大同失守後，中國軍隊準備憑據雁門關底巖嶽險峻，阻止敵人南下。

守將是李服膺軍長，他是晉綏軍中的一位老將。

當太原方面很焦急地從電話裏詰問他的把握的時候，他以非常踴躍而且自負的口吻回答道：「至少可堅守三個月！」

可是，就在當天晚上，雁門關失守的消息，傳到了太原！……

日本兵以萬分狂妄的氣勢算來了，像是被暴雨沖入河流的泥土與渣滓，將一切攪得昏亂，翻滾。

老漢尹大興把糧食下了地窖，把妻子遣送上山之後，自己像個臨危授命的將軍，甘心冒犯一切的危險，在死守着他底陣地：

「你們在竄走時，都對他說！」

「還是走走好？」

「不！……人怎能輕易地棄自己的家呢？」他底回答。

「要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

「哎哎，不到黃河心不死！我——非得親眼看看不成！再說，我也老了，留在世上有啥用

處呢？哎哎，就是死，也是個願路呀！」

一句話，他是存着苟安與徼倖的心。

但他底妻子與鄰人去遠了，他獨自存在着的時候，却忽然感到了孤獨與飄快，

他茫然四顧着。

蒼颯聲響得很近，很亂，從十里外的汽車路那方面傳來。

起先，他還看得見一些攜老扶幼的逃難者，以及牛馬羊狗等家畜，在山野上浮動，到後來，那些踪跡滅絕了，祇見無盡的披雪的山峯，與被踏殘了冰層的泥淋的道路，在昏暗的日光下，靜靜地匱伏着。

忽然，一聲從天外向汾河飛去的鷓鴣，掠過天空，極其嘹亮而悲涼地鳴叫着，尹大興倚門嘆息着：

「哎哎！……天老爺！……是怎樣的災難啊！……」

他底昏老的眼睛飽含了淚水。

雁聲消失之後，迴圍顯得死一般的沉寂，給他帶來了無解救的恐怖。猛然，他想起了他底妻子，他底那人。

「他們留一個人跟我做伴也好呀！」他底心裏說。

就在這時候，敵入底搜索騎兵，已經撥一隊秋風，從汽車路那兒接來了。他可隱約聽到那颯颯的馬蹄聲，接着，他聽到幾下尖銳而拖長的槍聲，他驚惶失措了，腿子立即發軟起來，心在窒息中卜通卜通地跳。一瞬間，他斷不定是照樣鑽進密洞裏去好呢？還是朝山坳裏逃避的好。敵入底三個騎兵已經用望遠鏡發現了他，飛也似的從溝道上衝來，那三匹高大的棧色的洋馬，腿與尾都因急馳而伸平，像獲似胸飛躍着，其中跑在最前的，一個騎兵，手裏攆高舉一箇尖角的太陽旗子，在冰雪底輝光裏，飄閃着血紅的恐怖的鮮色。

「呀！……呀！……到底來了……」

老漢尹大興的烏白的鬍鬚顫動着，趕忙退後了兩步，跌一般地跨進門檻，匆匆將門鎖上。這做，胆子似乎大了一些，他將眼睛壓在門縫上，暗自向門外窺探着。

「呀！——」

「呀！——呀！——」

這槍聲似乎針對着他兩顆跳抖的心，他立即從門邊跳開，把身子緊緊貼在牆角上。他底牙齒在格格地響。他用手緊緊裹皮襪在他底胸膛上。

「天老爺呀！……玉皇大天尊呀！……保佑……保佑我這……」

他底祈禱還未唸完，那三個敵騎已經像遮障似的衝到他底門外，跳下了馬，隨即狼狽地用鎗托敲擊着門——

「碰撞——碰撞——」

看見門內沒有回應，這三個日本騎兵立即咆哮起來，用專門對付「支那人」的下流話叫罵着，並兇兇地用皮靴尖踢着門。

這三個日本騎兵，都生得很粗大，橫豎，其中有兩個是絡腮鬍子，有一個面孔生得較為清瘦，並有着，管好看的希臘形的鼻子。他們戴着鋼盔，穿着黃呢軍衣，腰間懸着騎兵所特佩的長劍，手裏握着輕便的捷克式馬槍。他們的盾上掛着黃色的盾章，標明一個是下士，兩個是一等兵。

「碰撞——碰撞——」

他們繼續敲打着門。

尹大與眼睜着這場禍害是命中注定，躲不脫了的，他在無可如何中提起膽量，咬住牙，悄悄地把門開了。

他捧起了一張祈求的笑臉，去迎接他麼外賓。

那三個日本騎兵胡塗門去，用鐵錘拚羊的姿勢。六隻手同時抓住了這可憐而羸弱的老漢，爲他並有兩隻手是又滾他底咽喉的。

他閉了嘴，像一隻小鷄被抓住在鷹爪下，掙扎着，哭嚷着。

大約那位有蒼蒼兩鬢孔，並生着一管好看的希臘鼻子的十漢——日本騎兵下士，覺得這俘獲物底被捉很尷尬，有趣，就眯着眼睛，惡作劇地抽出雪亮的長劍，用劍背按在他底脖子上，來個拉動着。

一陣清涼的感覺，立即從這老漢底脖子上傳遍了他底全身，他的心裏，他自己以爲已經死了，又以爲自己正在死去，還可以挽救似的。於是，他用盡氣力哀哀地哭求着掙扎着。他那駝的背，也彷彿在求生中伸直了。

「我……我……我願……」他說着含混的話。

「哈哈……哈哈……」

日本騎兵下士狂笑了，幾乎笑出了眼淚。在他看：這衰老而且駝背的支那農民，該是多末愚蠢可笑啊！

「哈哈……好玩呀！……有趣呀！……」

「哈哈……」

另外兩綳絡鬍子的傢伙，也從旁跟下士，碎着趣。

下士官笑够了，他將長劍收回，用着虛擬而假想的「武士道」精神——挺起肚皮，昂着頭，把長劍插的一摩插進插鞘裏去了。之後，他張開大指與食指，做出支那婦女底小腳的形象，送在伊大興的鼻子下，說：

「這個……這個……有嗎？……」

另外一個武士，却用手做出不同的形象——個圓盤，說：

「大洋鏡……有嗎？……」

第三個武士要求不大，照例祇想飽口腹而已，因此他照例索取黃母鷄。

老漢並未完全聽懂這三個洋鬼子的中國話，但他底心稍穩定下來了。他認為事情大有轉機，不致于馬上命歸陰曹，暗自頗有點兒生氣了。

下士官拍着他底肩膀，狡詐而且穢褻地眯了眯眼皮，歪了歪嘴巴，然後一字一字地說：

「花——姑——娘！——花——姑——娘！——老——爺——我——要——」

另外兩位已經做好了手勢，準備重申要求，但被那逞強的武士打斷了：

「事情有先後緩急之分呀，閉下！」

老漢這下懶得了，祇是除了黃母雞，別的兩種他沒有。因此，他在心裏罵着：

「哼，這三條畜牲！遭雷打的！……」

過去，他曾使用狡計，對付過潰兵與土匪的。現在，他也想試一試，希望能夠逃脫這場災難。於是，他陪着笑臉，一口承當道：

「有！——有！——都有！——」

「哪兒？……拿來！……」——「下去官說！」

老漢盡力使自己的神色不慌張，並用手勢幫助他啾啾的講着，告訴那三個東洋兵：「不在這兒……，在山上。……」

三個東洋兵用日本話會商了一下，決定派那個祇要黃母雞的傢伙押着老漢一同去找花姑娘與大洋錢。

「唔，好厲害的忘八蛋呀！……哎，天老爺，我還是躡不掉呀！……」

老漢的心裏慌亂着，但臉上還是表現得很平靜。

他跟那個押着的東洋兵跨出大門，順着溝道走去。

那捆東洋兵徒步跟在老漢底後面，他的輕便的捷克式馬槍背在背後，雪亮的長劍插在地上。

他底黑色的長統馬靴踏在冰雪的山路上，發出吱吱吱吱的響聲。

老漢胡亂地帶着日本兵走着，自己在肚子裏千百遍搜尋逃脫的計策。

「洋鬼子……不懂話……也不懂打交代！……」他感到希望很渺茫。

「吱吱……管它哩，走過哪兒算那兒吧！」他又寬慰着自己了。

他悄悄地回頭去偷視後面的東洋兵，覺得他那對鮮紅發亮的眼睛始終在貪婪地監視着他，像餓狼一樣！

他的心全部縮緊了，涼了！

忽然，走進了一處他所熟悉的深谷，感觸猛烈刺醒了他的機警，他再不作任何一種動靜，迅即縱身滾了下去，讓底下的冰雪與巉岩去決定他的命運。

跟着而來的，是幾下緊急的槍聲，與大聲的咒罵：

「狡猾的支那豬！……混蛋！……殺死你！……」

（註）在冬天，牲畜吐出的熱氣，被冷風一吹，凝結在鬚鬚上成了冰。

五

這是窄狹的深谷，約三十丈高，傾斜線很急，谷底是厚厚的雪窩。

老漢尹大興滾到了谷底，像一塊柴頭，躺在那兒，一動不動的。許久，他從恐怖與僵木的狀態裏蘇醒過來，深長地呼了一聲，開始用手揉擦他那蒙上了雪與泥的腰皮，他頓時覺得身體是麻木的，他試著去動彈一下他底腿。

血在開始流動，腿腳已經能動了。可是，疼痛的感覺也突然跟着來了，尤其是他那駝的背，簡直像有刀或斧在上面砍着。

「哎哎！……哎哎！……」他呻吟着。

半晌，他爬了起來，靠在一顆樹上，墜下腰帶，拂打着身上的泥土與冰雪。

「那三個畜牲，一定要毀掉我底家！……哎哎，這下，算全完了！……哎哎，卅年的心血啊！……」

他喃喃着，老眼內湧出了仇恨與悲痛的淚水。

滾雪的羣山底峯巒，靜穆地俯視着他。

在荒蕪的地方，偶爾傳來一聲兩聲尖銳而且拖長的槍聲。

太陽偏西了，一霎眼又將天黑，老漢從樹上扯下一段枝條，當作拐杖，支持着他的孱弱的身體，朝他妻子們所在的山上走去。

這兒隔妻子們所在的地方，有好幾里路，還得繞過一處山脚，爬上一座荒山。

他在冰雪的谷道上個個地跋涉，他底背比以前更駝了，彷彿就要用手去爬行似的。在這上，他不斷詛咒着敵人，埋怨着自己，懷念着他那簡陋的家——密洞！

經過無數的喘息，痛楚，到夕陽垂掛在那古老的長城上的時候，他才可倏地出現在他的親們面前。

他們在這荒僻的山上，沿着朝南的溝道上，已深挖了許多洞子，作為暫時的容身之所，正和原有的幾家農戶，也容納了不少的人。

妻子們的，鄰人們的詰問，紛紛朝他提出，但他過份勞倦了，祇能連連搖着頭。回答着很簡單的話：

「哎哎，沒話說的！……那龜子孫們幹的事兒，簡直是咱們受不了的！……我……我……」

「他們本來是外國洋人嘛！」兒子插了一句。

「他們就是要糟踏咱們中國人！」另外一個鄉鄰。憤憤地說。

老漢嘉許地把眼睛瞟着兒子和鄰人，輕輕地，費力地補加道：

「對！中國人總是中國人，外國人總是外國人！……這中間，實在是有個分別的！……是，有個分別的！……」

處了！他忘掉了勞倦，痛楚，開始詳詳細細地把他底遭遇講給別人聽。

他的話雖然講得太多，太急，他不斷氣喘而且噴咳。

「爹，天黑了，你去歇歇吧！」兒子很親暱地說。

「好的，孩子！……不過，咱們今晚墮暈呢？」

「咱們挖好了洞子，還弄到了些乾草哩！」

「啊，很好！……哎哎，腰很酸！……」

兒子走來扶着牠，朝臨時的家走去。

「嗯，可見降表是遲不得的！……談咱們跟他作死頭吧！……」

有人在蒼茫的暮色裏大聲地議論着。

蕭 連 長

實 價 國 幣 壹 元 叁 角

著 者 吳 奚 如

發 行 者 三 戶 圖 書 社

桂 林 中 北 路 一 八 六 號

印 刷 者 三 戶 印 刷 社

桂 林 觀 音 山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八 月 初 版

中華民國卅五年八月五日

廣西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〇六五號

82 = 4

C
3.7

三角